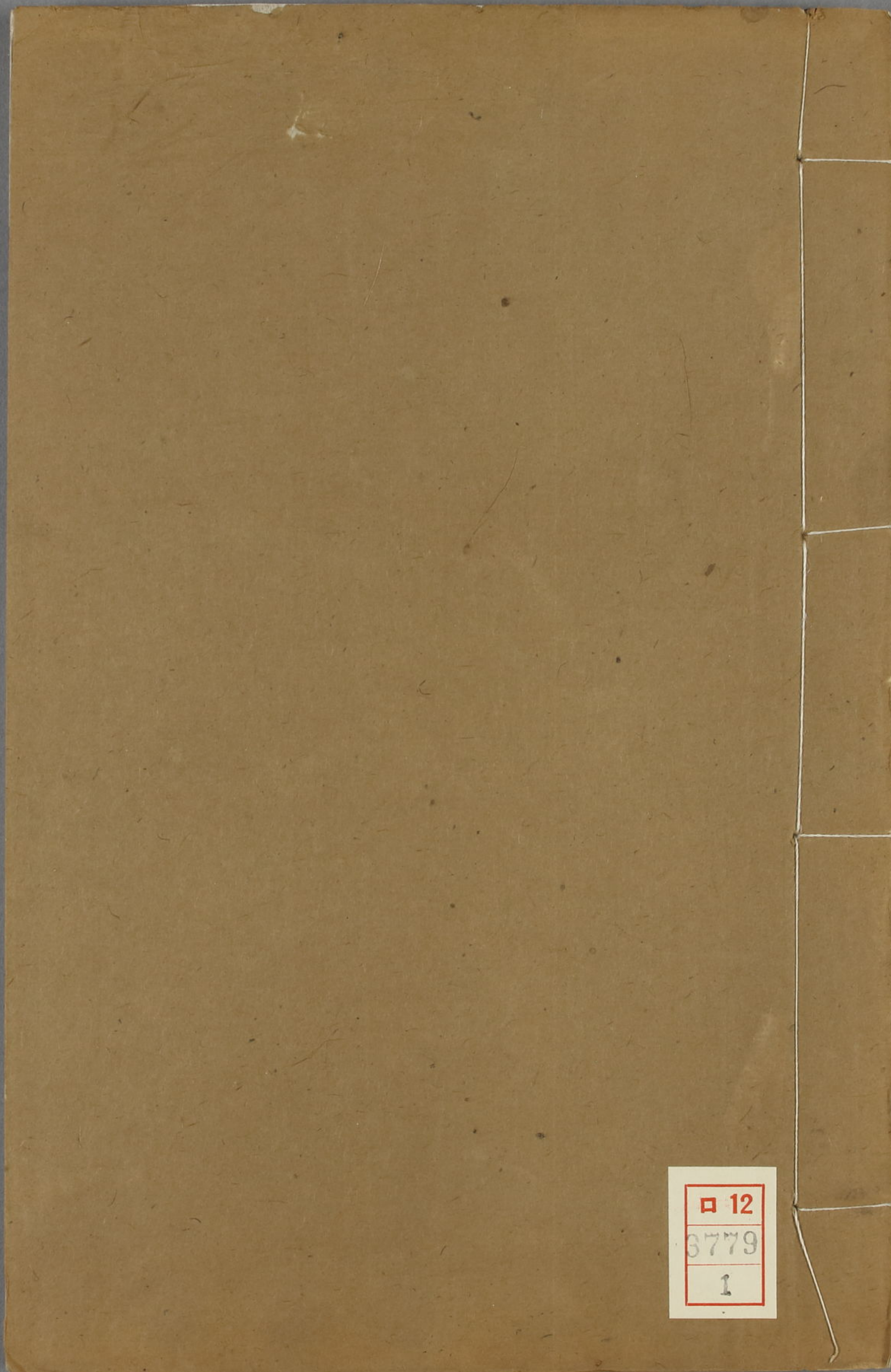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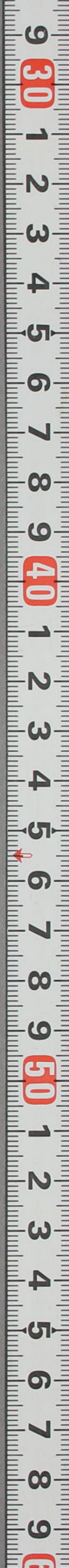




12
3779
1



12
3779
1

荀煥
義澄
蔭
十
鄭沅署鼎

<99-842>

宣統庚戌刊

春秋繁露義證序

蘇厚菴爲春秋繁露義證將成而告余曰董生此書說春秋者不過十之五六吾爲此書而深有會於春秋之旨書成後當更爲公羊董義述以盡吾意漢代公羊家宜莫先董生何劭公釋傳不及董生一字者何余因舉眭孟事告之曰或以此故子更求之國變之後厚菴歸里間與余言董義述每舉一事余爲欣賞者久之歲癸丑大病新愈將赴會垣余贈以詩有溫故知新是我師及天爲斯文留絕學之句並以公錢琰行其繁露義證嗣復以例言及董生年表來十月返其煙舟故居忽與余有違言音問遂絕以甲寅四月十四日故其妻託楊芷園兄弟將義證稿來又增一序文並

言其展轉牀蓐自悔前書錯謬聞余得子思爲詩以賀未就余爲
悽然念厚菴從余數十年言行素謹前之致書或亦久病傾倒不
能自主不足深論其義證固可傳之書也吾鄉魏默深先生爲董
氏春秋發微未成今厚菴復爾余讀鍾離意別傳意爲魯相發孔
子教授堂下牀首懸甕中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則仲舒修
書預知之數百年前此聖人在天之靈所昭鑒也豈宜久晦而不
章厚菴已矣余更以俟夫後之爲公羊學者甲寅閏月長沙王先
謙撰

自序

余少好讀董生書初得凌氏注本惜其稱引繁博義蘊未究已而
聞有爲董氏學者繹其義例頗復詫異乃盡屏諸說潛心玩索如
是有日始粗明其旨趣焉繁露非完書也而其說春秋者又不過
十之五六然而五比偶類覽緒屠贅尙可以多連博貫是在其人
之深思慎述而緣引傳會以自成其曲說者亦未嘗不因其書之
少也余因推思董書湮抑之繇蓋武帝崇奉春秋本由平津董生
實與之殊趣生於帝又有以言災異下吏之嫌雖其後帝思前言
使其弟子呂步舒以春秋義治淮南獄且輯用生公羊議時復遣
大臣就問政典抑貌敬以爲尊經隆儒之飾耳史公稱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嚮風則當日朝野風尙可

以概見其後眚孟以再傳弟子誤會師說上書昭帝卒被刑誅

董云

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殆謂如孔子受命作春秋行天子之事耳弘乃請漢帝索求賢人而退自封百里是直欲禪位也故史獨稱嬴公一傳能守師法

當時禁網嚴峻其書殆如後世之遭毀禁學者

益不敢出乃至劭公釋傳但述胡母不及董生階此故已歆崇古

學今文益微公羊且被譏議董書更何自存是以荀爽對策請頒

制度之別應劭撰集中有斷獄之書則知易代幸存都未流布今

並此而佚惜哉非隋唐人時見徵引則宋世且無從輯錄此書矣

雖眞贗糅雜而珍共球璧豈不以久晦之故與 國朝嘉道之間

是書大顯綴學之士益知鑽研公羊而如龔

自珍劉逢宋鳳戴望之

徒

劉宋皆莊存與甥似不如莊之矜慎

闡發要眇頗復鑿之使深漸乖本旨承其後

者沿譌襲謬流爲隱怪幾使董生純儒蒙世詬厲豈不異哉義證

之作隨時割錄宦學多暇繕寫成帙以呈長沙師師亟取公錢刊

行踏駁疏舛自知不免惟通識君子恕其愚矇匡其闕誤則幸甚

宣統己酉十月平江蘇輿敬識於宣武門內小絨線胡同廬廬

例言

漢藝文志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後漢書應劭傳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當卽志之十六篇而無春秋繁露名漢書本傳載仲舒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之屬復數十篇是蕃露止一篇名當在百二十三篇中此書隋唐志始著錄唐宋類書時見徵引論衡所引情性陰陽之說與今本不同又早祭女媧之議今亦未見或是百二十三篇中元文公羊序疏引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傳覽羣書號曰鴻儒又莊十三年疏引繁露云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兄桓弟禮記文王世子疏引繁露云成均爲五帝之學周禮大司樂注亦引董仲舒語云成均五帝之學也疏特出繁露釋之是亦以爲繁露語今本並無之則知唐時繁露尚多於今本漢書宣紀注臣瓚引董仲舒書曰有其功無其意謂之戾無其功有其意謂之罪又宋趙德麟侯鯖錄引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濡葉津根而已雷不驚人

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
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雨則三日而成膏
露則結珠而為液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
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雹至牛目雪殺驢此皆陰陽相盪為
禔疹之故也周密齊東野語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
有溫泉火至陽而有寒燄亦均似繁露語此外引仲舒書者尚多
惟如御覽四百七十二引董子曰禹見耕耨者五耦蓋東漢古學盛
而式云云此等疑是董無心所著書當分別觀之

而今學微故董書與之散佚茲後人採掇之塵存者前人已疑其
非盡本真詳見攷證朱子亦曾言繁露玉杯等篇多非其實又朱子策問云問漢氏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氏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然微其僅有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云云

詞要義往往而存不可忽也西漢大師說經此為第一書矣西漢書有兩體一今所傳毛公詩傳為注經體朱子答張敬夫書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又語類云漢初諸儒專治訓詁是也一說經體如此書及韓詩外傳是也然韓詩述事以證經此書依經以專義尤為精切今所云漢學但是注體故遂與義理分途杭

世駿乃云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備背經旨鋪列雜說不知著書之體者也又尚書大傳及說苑列女傳等書皆於說經體為近茲於其可疑者略為別白間復離其節次錯簡誤文時據諸家說及羣書遂正竝注元文於下

何休序公羊解詁云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而無一語及董條例當是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何以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為一科三旨此實誤會董決不以此為科旨其引春秋杞子乃借以證興禮之意說究其義與此合者十實八九胡毋生與董同業殆師說見本篇注

同也東塾讀書記舉何注同繁露者止三條晁氏志董仲舒以公羊顯又四傳至何休案唐時配享孔子廟庭有何休無董仲舒蓋不知何學本於董氏惟胡安國列春秋綱領七家有董無何余別有公羊董義述茲聞為采入以證淵源其說焉而失者間為辨正此外如兩京經師家說及詔令奏議

與本書比傳者頗復采錄用徵條貫之同而得致用之略諸子及各傳記亦多節取緯家說同出今學引用特慎

采錄

此書凌氏曙始有注本

明朱睦㮮萬卷堂書目有吳廷舉繁露節解一冊今未見

凌之學出於

劉氏逢祿

見包世臣所作墓表

而大體平實絕無牽傳惟於董義少所發揮

疏漏繁碎時所不免

如子曰嗚呼之類並為詳釋王道篇吳王夫差行強於越臣人之主妾人之妻為妾觀德篇諸夏滅國首無

而誤云以楚人之王為臣楚人之妻為妾觀德篇諸夏滅國首無駭見於隱二年而以為首齊師滅譚三代改制篇薦尚肝云云與明堂位異不知是今文異說隨文改正不復徵引以省複冗其可

采者仍加凌云以別之各家解釋足資考證者並為收入

與盧氏同參校

者為趙曦明江恂秦翼張坦陳桂森段玉裁吳典錢唐秦恩復陸時化陳兆麟齊韶錢有校語數條今據盧本錄入凌本所引莊侍

郎存與張編修惠言劉庶常逢祿李庶常兆洛沈孝廉欽韓鄧文學立成說亦並采戴望說據孫詒讓札迯引朱一新說見無邪堂答問及與某氏書○光緒丁戌之間某氏有為春秋董氏學者割裂支離疑誤後學如董以傳所不見為微言而刺取陰陽性命氣化之屬摭合外教列為微言此影附之失實也三統改制既以孔子春秋當新王則三統上及商周而止而動云孔子改制上託夏商周以為三統此條貫之未晰也鄧取乎莒及魯用八脩並見公羊而以為口說出公羊外此讀傳之未周也其他更不足辨

是書宋本不多見然據明校所引宋本參之知已不免譌誤乾隆

時館臣據永樂大典所收樓鑰本對勘補訂刪改漸成完帙且於

創行聚珍板之始首先排印

詳見聚珍板程式即今所稱官本

盧氏文昭曾取聚

珍本覆加考核參以明嘉靖蜀中本及程榮何允中兩家本今所

稱盧校本是也凌注本亦以聚珍為主參以明王道焜及武進張

惠言讀本予復得明天啟時朱養和所刊孫鑛評本合互校訂擇

善而從從盧校本為多據朱刊孫鑛評本凡例又稱此書尚有發女潘氏本太倉王氏本與宋本同又聞明蘭雪堂本仿宋刻最佳今其官本曾校他本作某與今所見各本同者不復列異亦未見則出之凡校語不關書義者別為圈隔以便省覽其顯然謬奪者不復列得兩通者存之

董子年表

紀年 時政

文帝元年

時沿用秦正以十史記本傳下帷講史記儒林傳序言月為歲首帝好誦弟子傳以久次春秋於齊自胡母刑名之言史記相受業或莫見其生於趙自董仲舒屈賈列傳賈生以面蓋三年董仲舒許慎五經異義為漢興至孝文二不觀於園舍進退載有公羊董仲舒十餘年天下和洽容止非禮不行學說鄭元六藝論宜改正朔易服色史記儒林傳仲舒弟子彭祖法制度定官名興位弟子通者以百數公羊弟子孟禮樂孝文初即位弟子案下帷為修學睦孟弟子莊祖謙讓未遑也直言極諫者正時事傳序於為博及顏安樂安樂弟詔舉賢良方正士下蓋追溯之公羊序疏引戴灌嬰為御覽八百九十七子陰豐劉向王彥丞相引鄒子云董仲舒宏云子夏傳公羊丞相灌嬰薨三年不窺園圃乘高傳子平平傳勃逮詣詔獄周馬不知牝牡又八子地地傳子敢敢

出處

著述

春秋繁露卷首

四年 三年 二年

帝親耕蠶
除祕祝

十五年

十六年

後元年

黃龍見成紀詔議有客來詣語遂移子曰文王既沒文
郊祀公孫臣明服曰仲舒知其非常不在茲乎文王之
色新垣平設五廟客又曰欲雨仲舒文在孔子孔子之
幸雍始郊見五帝因此戲之日巢居文在仲舒晉書
詔諸侯王公卿知風穴居知雨卿荀崧傳公羊高親
郡守舉賢良能直非狐狸則是鼯鼠受子夏立於漢朝
言極諫者客聞此言色動形辭義清雋斷決明
上親策之壞化成老狐狸也審董仲舒之所善
郊祀五帝於渭陽附存於此以廣軼聞也案漢書本傳
新垣平許令人獻玉杯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醺
明年改元案書中有玉杯篇疑是紀論此事今所輯
則與玉杯無涉不敢臆說附著於此誅新垣平
垣平

二年
匈奴
和親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民得
賣爵
帝崩令吏民出臨
三日釋服已下服
大紅十五日小紅
十四日繼七日釋
服

景帝元年
二年

易王非立
為汝南王
膠西王
王端立

史記本傳云以治
春秋孝景時為博
士漢儒林傳胡母
生治公羊春秋為
獻替矣

皆然以竇太后好
尚為臣子者固當
講求董子請統一
儒術而其初固亦
兼習道家書中保
權位立元神諸篇
有道家學循天之
道篇明引道家語
是其證矣程朱惡
佛而其初由佛人
風會所趨未容全
不鑽研貿然闢拒
也

易王非
徙江都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中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景帝博士與董仲
舒同業按為博士
不知何年故通著
於景帝然仲舒至
元符間即為老病
致仕則其為博士
時雖不如平津六
十之冠之比矣御
覽七傳云二十四
神仙傳云李少君
與議郎董仲舒相
親見仲舒宿有固
疾體枯氣少云云
仲舒為議郎史傳
不見抱朴子論仙
篇亦引董仲舒李
少君家錄漢武內
傳亦有東方朔董
仲舒侍之文蓋並

後元年

令士賞算
四得官

二年

三年

武帝建元

元年

董仲君之謫董仲
君為方士見廣弘
明集王應麟困學
紀聞十疑仲舒儒
者不肯為方士家
錄斷為依託不知
是誤文也
附志於此
詔舉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之士丞相
衛綰奏所舉賢良
或治申韓蘇張之
言亂國政請皆罷
奏可
史記史公徵帝興
申公自孔子卒京
師莫崇庠序唯建
元元狩之間文辭
也
能仲舒為三公儻
俾之師保萬民用
也

二年

實太后治黃老言申公轅固為太常
不好儒術非薄五則以明師道於朝廷
經獄以事下趙綰王臧論褒俗美漢其三代矣
賢篇趙綰王臧之惜也帝不用仲舒
徒以儒術擢為上之真儒而勸學之
卿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置五經
博士
竇太后崩
高廟災
通夜郎
遼東

以遼東高廟災居五行志云景武之
舍著災異之記主世董仲舒治公羊
父偃上其書下吏春秋始推陰陽為
旋赦之書見五行儒者宗據史云自
志案劉向傳上後不復言災異是
變事云董仲舒坐志載所推事應當

私為災異書主父在此前
 偃取奏之下吏罪
 至不道幸蒙不誅
 復為大中大夫膠
 西相以老病免歸
 漢有所欲興嘗有
 詔問仲舒為世儒
 宗定議有益天下
 是傳所云廢為中
 大夫當在此時之
 洪邁云以武帝之
 嗜殺臨御方數歲
 可與為善廟殿之
 災豈無他說仲舒
 首勸其殺骨肉大
 臣與平生學術大
 為乖刺馴至淮南
 衡山二獄死者數
 萬人然則下吏幾
 死非不幸也與案

元光元年

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復徵賢良

仲舒此書因時之
 論使武帝早從其
 言何至興彼大獄
 仲舒學術尚仁而
 有時主刑所以為
 大儒也洪論失之
 漢書吾丘壽王傳
 詔使從中大夫董
 仲舒受春秋

七月京師電鮑敞
 問仲舒電何物仲
 舒答之見西
 京雜記五

上初至雍郊見五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公孫弘復徵以博
士為左內史江
都王上書
願擊匈奴

六年

元朔元年 江都王薨 定 不舉孝廉罪

二年

三年

公孫弘為御史大夫 中大夫張湯 為廷尉

四年

公孫弘代薛 澤為丞相

五年

儒林傳仲舒與韓 嬰論於武帝前當 在此數 年中 公孫弘以仲舒嫉 其從諛言於上徒 相膠西王王亦善 待之 馮衍傳云 仲舒言道德見嫉 於公孫弘此忠臣 所為流淚也 應麟通鑑答問四 云春秋之學所以 明王道辨是非也 弘不能勝利欲之 心舍所學以求詭

二年

三年

公孫弘為御史大夫 中大夫張湯 為廷尉 公孫弘代薛 澤為丞相

遇之獲宰相封侯 人以為榮識者則 曰儒之辱也太史 公自序云公孫弘 以儒顯其意微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 不計功若董子可 以為儒矣而武帝 不能用弘不能容 也儒林傳云公孫 弘以春秋白衣為 天子三公天下學 士靡然鄉風夫弘 以佞諛致斯位猶 翰音之登天梯稗 之風動明經志青 紫稽古矜車馬慕 人爵之良貴弘實 啟

六年

元狩元年

公孫弘請為博

士置弟子員

立皇太子

志云淮南王安衡

山王賜謀反伏誅

上思仲舒前言使

仲舒弟子呂步舒

持斧鉞治淮南獄

以春秋義斷於

外還奏上皆是之

公孫

弘薨

廷尉張湯遷

御史大夫

之

儒林傳江公受穀
梁春秋上使與仲
舒議不加仲舒公
孫弘本為公羊學
比輯其議卒用董
子於是上尊公羊
家詔太子受公羊
春秋由是公羊大
興

後漢書應劭傳云
有政議致仕朝廷每
張湯親至陋巷問
其得失於是作春
秋決獄二百三十
二事動以經對言

免歸家朝廷遣廷
尉張湯就問蓋自
是不復
出矣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鼎元年

二年

張湯有
罪自殺

八月甲申朔丙午
告內史中尉陰雨
太久恐傷五
穀趣止雨

之詳矣案決獄書
今亡東晉咸和問
賀喬妻于氏上表
引仲舒所斷疑獄
二事當出此書二
事引見卷三注又
宋王琳野客叢
書亦引其文

三年

四年

天子郊雍詔司馬談等議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封

姬嘉爲周子南君

奉周祀立泰時甘泉天子親郊見拜貺于郊

五年

六年

元封元年

登封泰山桑宏通典十載武帝時羊爲治粟都尉領仲舒說上曰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人必病之當在此時或家居所條奏耶

二年

作明堂于泰山下

三年

膠西于王薨上幸河東祠后土

四年

五年

六年

太初元年

十一月甲子朔旦仲舒卒葬長安下仲舒著書皆未改令祀上帝于明堂馬陵陝西通志正朔以前事則其正色尙黃數用五長安故城二十里故斷自是年止案三代時子丑寅武帝幸芙蓉園過宣帝時魏相數條三正迭建秦改用此下馬一時文士漢興以來國家便亥違天道矣武帝莫不下馬故名今宜行事及賢臣賈建寅至今不變則脂坡下又李肇國言奏請施行之賈董諸人之力也苑至此下馬時謂論衡云案古太公

之下馬陵歲遠
為蝦蟇陵也
至順元年從
祀孔子廟庭

望近世董仲舒造
文選北山移文註
引董仲舒集七言
琴歌二首辨命論
注賦舒論衡別通
遇董仲舒睹重常
之鳥劉子政曉貳
經又云董劉不讀
山海經不能定二
疑又超奇篇云陸
賈董仲舒論說世
事由意而出不假
取於外又案書篇
董仲舒著書不稱
諸子也又引識書
云董仲舒亂我書

蓋孔子言也案
程子許自漢以來
有儒者氣象者三
人大毛公董仲舒
揚雄然於雄頗議
其行已無問然者
獨毛董耳又云毛
萇董仲舒最得聖
賢之意朱子則云
漢儒惟董仲舒純
粹其學甚正又云
仲舒識得本原如
云正心修身可以
治國平天下如云
仁義禮樂皆其具
此等說話皆好若
陸宣公論事卻精
密第恐本原處不
如仲舒又答沈晦
叔云近日一派流

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答陳正己云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又云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其推崇者至矣又陸隴其論言多及於利害而董則主於義理也賈之言多至於激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猶有浮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本於

莊敬誠恪之餘涉於利害者與世運爭勝負而一害去未必無一害興主於義理者與性情爲流通而義中自無害又曰賈以才勝董以學勝以聖門言言之董生狷者也又曰學之董生而不得猶不董生而不得則功失爲迂闊之儒學賈生而不得則功利誇詐而已與案後世以訓詁義理分漢宋學派不知董君書實爲言義理之宗故余以爲漢儒經學當首董

大鄭則知說經有
體不必別標門戶
矣王西莊十七史
商榷云學者若能
識得康成深處方
知程朱義理之學
漢儒已見及程朱
研精義理仍即漢
儒意趣又案兩漢
則云董學魏晉南
北朝多用鄭學宋
以後多用朱學董
學在春秋鄭學在
禮朱學在四書近
人調和漢宋專取
鄭朱語句相同者
牽合比附用心雖
勤亦失所宗矣

董子生卒年月無可考要生於景帝前至武帝朝以老壽終無疑
桓譚新論言生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知年過六十司馬遷生
於景帝後元年而尊之曰董生知年輩遠在遷前本書止兩篇有
二十一年之文知元狩四年尚存也茲參考傳記略爲表其出處
觀其時以討論其學讀其書可以得所用心已對策之年今據史
記列之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齊讀筆六云漢
武建元元年韓非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齊讀筆六云漢
或治申商韓非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齊讀筆六云漢
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爲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
良於是董仲舒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爲建元元年案策問
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
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
卽位之始年也齊召南云策中有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之
文漢初至建元三年爲七十歲若在建元元年不得云七十餘歲
因定爲建元五年輿案洪氏所舉不足爲非元光元年之證至齊
所說近似矣然疑冊中語有衍字其文當云古人有言臨淵羨魚
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皆古語也淺人妄加數
字則不成文理臨政願治且上溯祖宗而更化皆古語也淺人妄加數
詞又與上文漢自得天且上溯祖宗而更化皆古語也淺人妄加數
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語意重複幸年數錯繆痕迹顯然次風

春秋繁露卷之十一
不據以糾正文本反遷就對策之年則其失矣定為五年尤無據也史公學於董生記事必確史傳云今上即位為江都相是為相在建元元年對策即於其時審矣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生且下吏若如武紀在對策前則名尚未顯主父偃何自嫉之而兩史並云不敢復言災異對策推災異乃甚切冊中又有敬聞高誼之語若曾受拘繫不合為此言斯明徵也劉向傳又言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下吏復為大中大夫膠西相不云下吏後對策為江都相尤其較然無疑者通鑑考異云仲舒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紀誤又王林野客叢書卷二十一云武帝即位凡兩開賢良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建元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即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漢書武帝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于併書耳蓋弘之出正係元光元年仲舒之出又在其先考元光元年賢良制正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為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矣其說並是今定從通鑑據史記云宣統元年重九日蘇輿記於京師寓廬

春秋繁露攷證

史記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頗著文焉索隱曰繁露

漢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後漢書明德馬后紀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注玉杯蕃露清明竹林

之屬與案今本無清明

周禮大司樂注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疏出繁露以為繁多露潤

隋志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春秋決事十卷

唐志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春秋決獄十卷七錄云春秋斷獄五卷與案應劭曾撰集

春秋斷獄疑是董書今亦亡之

春秋繁露攷證

崇文總目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案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取而附著云

南宋館閣書目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纆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

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鼂公武子止郡齋讀書志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六一先生歐陽永叔書後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

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與案改朔爲因時之論辨見楚莊王篇歐公本論又

云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以董生與孟子並尊則公固非不知董生者

陳振孫伯玉書錄解題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

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者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仍在卷末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黃震東發日鈔五十六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與隋唐志卷目同目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總以繁露爲名又卽用玉杯竹林題篇已疑後

人附著矣乃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新安程大昌讀
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
書之非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間編
葺此時繁露尙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
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
世胡尚書槩爲萍鄉宰日刊之縣齋僅三十七篇而已其後得攻
媿樓參政校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槻旣刊之
江東漕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齋世遂以爲定本攻媿
謂爲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莊王篇第一謂爲潘氏本有之至於
調均一篇萍鄉本列置第三十五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則

不知何說也又程氏謂通典載劍在左青龍象刀在右白虎象戟
在前朱雀象冠在首元武象謂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
篇此語實具存程氏以爲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案今書惟對膠西
王越大夫之問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至於理不馴者
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與案春秋貴仁由其道蓋節取之所謂假事明義也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殷周之伐並
言秦果伐無道者耶與案此蓋偽作辨見本篇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
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爲文王恐春秋無此意與案王謂文王
王公羊傳如謂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恐隆古未有諡與案白虎通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且此文明云周人改號軒轅爲黃帝而四帝以號爲諡尤不足疑如

謂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辨見本篇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川不見

災而懼可矣禱於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興案君權無限故聖人仲天以屈君說者

遂以不見災為天不譴告故禱若其謂性有善姿而未能為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為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

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興案本然之性即程子所謂理此不

足以疑董辨見本篇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譏其不能

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

興案黃氏日鈔又云自孟子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純美用意肫篤漢唐

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其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如許正論前無古人其後能見之發揮者唯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者惟諸葛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成敗利鈍不暇計者也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

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後漢明德馬后尤善董仲舒書注云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七錄隋唐志春秋繁露十

七卷今八十二篇始楚莊王終天道施三篇闕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附著館閣書目案逸周書王會天子南面立纒無繁

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集一卷士不遇賦答制策詣公孫弘記室其見於傳注者有救日食祝止雨書雨雹對

玉海四十漢春秋繁露八十二篇

始楚莊王終天道施

三篇闕

玉杯第二竹林第三玉英

第一卷楚莊王玉杯二竹林三玉英精華四王道五滅國上下隨

本消息盟會要正貫十指重政六服制象二端符瑞俞序離合根

立元神保位權七考功名通國身三代改制一作文質官制象天堯舜

湯武服制八度制爵國仁義法必仁且知九身之養對膠西江都

觀德奉本十深察名號實性諸侯五行闕文二篇十一爲人者天

五行之義陽尊陰卑王道通三天容天辨在人陰陽位十二陰陽

終始陰陽義陰陽出入天道無二暖燠孰多基義闕文一篇十三

四時之副人副天數同類相動五行相勝相生五行逆順治水五

行十四治亂五行五行變救五行五事郊語十五郊義郊祭四祭

郊祀順命郊祀對十六執贄山川頌求雨止雨祭義循天之道十七卷天地之行威德所生如天之爲天地陰陽天道施第八十二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

樓郁舊序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

凌曙云孝經鉤命決孔子

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白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

世纔三而止耳

凌曙云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章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按鄒氏無師

其後傳世學散原迷而流分蓋公

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都

凌曙云廣韻風俗通云胡母姓本胡公之別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也漢

書字子都齊人也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董仲舒治其說

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

春秋繁露攷證

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凌曙云漢書顏注生猶言先生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歷七年二月大理評事四明樓郁書凌曙云案郁字子文

新安程大昌泰之書秘書省繁露書後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

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較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彖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晁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

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又云瀛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目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證也舊本作此可謂也文獻通考作此可畏也皆誤又曰金千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尙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尙存今遂逸不傳可

歎也已

四明樓大防跋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余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尙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言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桀宰萍鄉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

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案本集此下似注某年某人所集文亦脫仲方撫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本傳中對越三仁之間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

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眾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眞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

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胡仲方跋渠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三十七篇雖非全書然一人間之所未見故樂與吾黨共之後五年官中都復從攻媿先生大參樓公得善本凡八十二篇爲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家所紀篇卷皆同惟三篇亡耳先生又手自讐校是正訛舛今遂爲全書乃錄本屬祕閣兄重刊於江右之計臺以惠後學云嘉定辛未四月初吉朝奉郎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胡榘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經部春秋類附錄春秋繁露十七卷

永樂

大典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

字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譌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筴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尙書大傳詩外傳之類向來列之經解中非其實也今亦置之於附錄四庫館奏進書後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南宋館閣書目謂繁露晁

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脫不可勝乙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異於他本者凡補

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
然頓還舊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終沈於蠹
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之遇哉臣等編校之餘爲是書幸且爲讀是
書者幸也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

案此書之大旨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陰居大冬
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
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
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
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卽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 皇

上新考試詞

臣

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

臣

竊仰窺

聖德

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

取爾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觀全
書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

德養身之要而凡政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俱
無所不備卽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
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核合資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 朝
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等篇尙有
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說焉乾隆五
十年十月舊史官 臣盧文弨謹書目錄後

盧本春秋繁露參校本及新校人名氏

聚珍版本

以是本爲主又取蜀中本

明嘉靖甲寅瀋陽周大夫所刻有永甯趙維垣序云出宋本又明程榮何允中兩家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

校 江都江恂于九校

江都秦翼序唐校

臨潼張坦芭田校

常熟陳桂森耕巖校

金壇段玉裁若膺校

瓊山吳典學齋

校 嘉定錢唐學源校

江都秦恩復敦夫校

太倉陸時化潤

之校 餘姚盧文弨紹弓合校

休甯陳兆麟仰韓校

江甯齊

韶敬傳校

凌曙春秋繁露注序昔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聖德在庶修素王之文焉周室旣衰秦并天下焚書阬儒先王之道蕩焉泯焉炎漢肇興鴻儒蔚起各執遺經抱殘守闕公

羊至漢始著竹帛書紀散而不絕此中蓋有天馬廣川董生下帷講誦實治公羊維時古學未出左氏不傳春秋公羊爲全孔經而仲舒獨得其精義說春秋之得失頗詳蓋自西狩獲麟爲漢制法知劉季之將興識仲舒之能亂受授之義豈偶然哉据百國之寶書乃九月而經立于是以春秋屬商商乃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自高至壽五葉相承師法不墜壽乃一傳而爲胡毋生再傳而爲董仲舒太史公謂漢興五世之間唯仲舒名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觀諸藝文所載著述甚夥今不概見所存者唯春秋繁露十有七卷原書亦皆失次然就其完善者讀之識禮義之宗達經權之用行仁爲

本正名爲先測陰陽五行之變明制禮作樂之原體大思精推見至隱可謂善發微言大義者已漢武卽位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麻服色事未就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然終未盡其用當武帝時公卿以下爭於奢侈僭上亡度民皆背本趨末仲舒乃從容說上切中當世之弊及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武帝乃悔征伐之事無益也劉向謂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筦晏之屬殆不及也今其書流傳旣久魚魯雜揉篇第褫落致難卒讀淺嘗之夫橫生訾議經心聖符不絕如綫心竊傷之遂乃購求善本重加釐正又復采列代之舊聞集先

儒之成說爲之注釋及隋唐以後諸書之引繁露者莫不考其異同校其詳略書曰姓氏咸臚列於下方夫聖情幽遠末學難窺賴彼先賢以啟禱昧事跡旣明義例斯得輔翼經傳舍此何從曙也不敏耽慕其書傳習有年弗忍棄置至於是書之善正誼明道貫通天人非予膚淺之識所能推見登堂食馘願以俟諸好學深思之士嘉慶二十年四月旣望國子學生江都凌曙書于蜚雲閣

凌曙注本凡例 一是書以 聚珍本爲主按語臚列于下凡官本按他本作某者皆是 一是書明王道焜本向有注者加原注二字引盧學士抱經本加盧注二字 一是書缺文據 聚珍本增入 一是書錯簡凡有此下當接某處者皆依官本及武進臬

文編修讀本盧學士刻本改正 一是書所引春秋皆公羊家言故兩傳不敢躐入惟書中引穀梁之文僅一條故引穀梁以注之至於土地人名間有引杜注者以無關義例故也

孫氏校勘記跋

光緒甲午刊本

按春秋繁露自宋已來已多譌缺乾隆時

館臣據永樂大典所收樓鑰本對勘補訂刪改復成完帙且於創

行聚珍版之始即首先排印

詳見聚珍板程式

蓋意在廣爲流播顧閩中

所翻刻聚珍本諸書竟缺此種不知當時何以遺漏豐順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則此書宛在是所急應補刻者提調傅太守請於上官決意重刻並以吾鄉盧氏文弼曾取聚珍本覆加考核刻之於抱經堂叢書中者似更詳備爰飭梓人依式墨板既竣事

星華

因思盧本雖讐校精密特官本校語未及全載且近日江都凌氏有注亦頗具異同復節採德清俞氏平議數條因併錄爲此帙附刻於後以視近日淞局重翻盧本之仍有譌脫或略勝云光緒乙未秋季會稽孫星華季宜識

魏源董子春秋發微序董子春秋發微七卷何爲而作也曰所以發揮公羊之微言大誼而補胡毋生條例何劭公解詁所未備也漢書儒林傳言董生與胡毋生同業治春秋而何氏注但依胡毋生條例於董生無一言及近日曲阜孔氏武進劉氏皆公羊專家亦止爲何氏拾遺補缺而董生之書未之詳焉若謂董生疏通大詣不列經文不足韻頡何氏則其書三科九旨燦然大備且宏通

精祿內聖而外王蟠天而際地遠在胡母生何劭公章句之上蓋
彼猶泥文此則優柔而饜飫矣彼專析例此則曲暢而旁通矣故
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今以本書為主而
以劉氏釋例之通論大義近乎董生附諸後爲公羊春秋別開闢
域以爲後之君子亦將有樂於斯至繁露者首篇之名以其兼撮
三科九旨爲全書之冠冕故以繁露名首篇後人妄以繁露爲全
書之名復妄移楚莊王一章於全篇之首矯誣之甚故今仍以繁
露名首篇其全書但曰董子春秋以還其舊興案繁露爲篇名甚確但唐宋各書引均以爲全書名其來已久至云稱董子春秋以還其舊則未必然論衡案書篇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知漢世無此稱至其三代改制質文一篇上下古今貫五德五行於三統可謂

窮天人之絕學視胡母生條例有大巫小巫之歎興案三代改制一篇言公羊學者多盛稱之其實此篇乃言典禮以春秋當新王諸語則漢世經師之設詞也說詳本篇況何休之偏執至以
叔術妻嫂爲應變且自謂非常可憲之論玷經害教貽百世口舌
者乎今分七卷臚列其目於前以詔來學 繁露第一 張三
世例通三統例異內外例興案董自有十科六指此仍是以何例說董學 俞序第二

張三世例 奉本第三 張三世例 三代改制質文第

四 通三統例 爵國第五 通三統例興案爵國篇明舉周制及春秋似與三統 符瑞第六 通三統例 仁義第七 異內外例附公

始終例 王道第八 論正本謹微兼譏貶例 順命第九

爵氏字例尊尊賢賢 觀德第十 爵氏字例尊尊親親 玉杯第

十一 予奪輕重例

王英第十二 予奪輕重例

精華

第十三 予奪輕重例

竹林第十四

兵事例

戰伐侵滅入圍取邑表

滅國第十五

邦交例

朝聘會盟表

隨本消息第十六

邦

交例

同

度制第十七

禮制例

譏失

郊義第十八

禮

制例

譏失

二端第十九

災異例

天地陰陽第二十

災異例

五行相勝第二十一

災異例

陽尊陰卑第二

十二 通論陰陽

會要第二十三

通論春秋

正貫第

二十四 通論春秋

十指第二十五

通論春秋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二胡仕榜問董膠西明春秋乃惑於改正朔而云王魯歐陽永叔惜其拘牽師說不能高論以明聖人之道似

中其失

答漢儒以改建正朔損益質文爲王者治定功成制禮

作樂之事聖人之道莫大乎此故恒言之不獨董生爲然蓋謂推

言其極至則其治具畢張可見也此卽漢儒至高之論永叔所言

未觀其通公羊爲漢儒專家之學與宋儒之說絕異此所引未明

家法

與案董生書發明聖人之道者極多改朔云云特其一端而其論發于太初未改正朔以前在當日爲時務非高論也歐

公未深考耳說見楚莊王篇朱說亦未明晰

至其所云王魯者謂假十二公之事以示

百王大法猶之寄王法於魯云耳成元年傳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昭二十五年傳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

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以周爲王者而

斥魯人僭用天子之禮則魯之爲託王可見矣公羊家之說以爲

周道既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室將興因損益百王之法作春秋以貽來世以春秋爲漢興而作此尤緯說之無理者蓋自處士橫議秦人焚書漢高溺儒冠文景喜黃老儒術久過而不行自武帝罷黜百家諸儒乃亟欲興其學竄附緯說以冀歆動時君猶左傳之增其處者爲劉氏也此在立學之初諸儒具有苦心後人若復沿襲其說則愚甚矣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光武好言圖讖東漢諸儒從風而靡何劭公遂以春秋演孔圖之說解獲麟可云寡識年正月何注亦云非主假周以爲漢制第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魯史具存卽借其事以寓褒貶故曰加吾王心焉夏尙忠殷尙質三王之道若循環周末文勝夫子欲變之以殷質而其褒貶誅絕之法不敢自專

寄之於魯此以春秋當新王之義非謂真以魯爲新王也公羊家

言如以祭仲爲行權乃假祭仲以明經權之義非真許祭仲

傳言殺人

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正與相反其非許祭仲可知何注蓋失公羊本意繁露玉英篇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是不合於道者仍不得謂之權權所以衡輕重未能守經而侈語達權則如無星之稱將恃何道以齊襄爲復九世以衡之子臧言聖達節蓋必有節而後可達也

之讐乃假齊襄以明復讐之義非真許齊襄

公羊子深惡魯莊忘親事讐故發此傳而

於伍子胥之復讐過當者亦深許之蓋皆有爲而言也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況於國君受繼體之重無論齊魯勢均力敵本有可勝之道卽使戰而敗北亦當收合餘燼枕戈泣血以爲後圖人子不復讐何以爲人國君不復讐何以立國後人有謂南宋明復讐之義爲不量力者莠言邪此類頗多皆文與而實不與但此唯公羊說宜爲春秋所誅絕也爲然近儒乃推此意以說羣經遂至典章制度輿地人物之灼然

可據者亦視為莊列寓言恣意顛倒殆同戲劇從古無此治經之法麟爲王者之瑞夫子論次十二公之事爲萬世法王道浹人事備西狩獲麟於周爲異春秋則託以爲瑞故曰所聞世著治升平所見世文致太平此張三世之義曰文致者明其非真太平也不然定哀爲衰世獲麟非美事漢儒豈不知之而顧爲是瞶瞶耶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西漢大師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鮮不以爲悖理傷教故爲此學者稍不謹慎流弊滋多近儒惟陳卓人深明家法亦不過爲穿鑿若劉申受宋于庭龔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凡羣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卽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鍊而傅合之舍康莊大道而盤旋於

蟻封之上憑臆妄造以誣聖人二千年來經學之厄蓋未有甚於此者也國朝公羊學始於陽湖莊氏華路藍縷例尙未純卓人學出凌曉樓曉樓言禮制已頗穿鑿而尙未甚至劉宋戴諸家牽合公羊論語而爲一于庭復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但逞私臆不顧上下文義定庵專以張三世穿鑿羣經實則公羊家言惟張三世最無意義何注恩王父之說亦復不詞定庵以此爲宗烏足自名其學凡此云云皆所謂以艱深文淺陋也道咸以來說經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講其所謂微言者又多強六經以就我流弊無窮卽如魏默深詩古微之攻故訓傳書古微以杜林漆書誣馬鄭遂欲廢斥古文魏氏史學名家其良由漢學家瑣碎而鮮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經學實足誤人又炫於時尙宋儒義理之學深所諱言於是求之漢儒惟董生之

言最精求之六經惟春秋改制之說最易附會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墜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幸存繁露白虎通諸書又多與何注相出入其學派甚古其陳義甚高足以壓倒東漢以下儒者遂幡然變計而爲此夫公羊大義在通三統通三統故建三正當周之時夏正周正列國並用本非異事不待張皇也春秋時晉用夏正近儒久有定論逸周書周月篇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古人所以重三正者以其合於天運天運三微而成著故王者必法天以

出治五始之義公羊子言之備矣詩書所陳六藝所述往往言天象以明人事謂夫日鑒在茲不可褻越也漢人親見秦之縱恣以速其亡每遇天變動色相戒日食修德日食修刑元成失馭猶明此義故漢之末造朝綱解紐而獨無厲民之政上畏天命下畏民畧其所以固國脈者端在於是董子謂王者舉事宜求其端於天又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比物此志也今乃舍其敬天勤民之大者而專舉改制以爲言夫春秋重義不重制義則百世所同制則一王所獨惟王者受命於天改正朔異器械別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舊制沿用已久仍復並行此古今之通義周時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經無不錯舉其說非獨春

秋爲然孔子殷人雜用殷禮見於戴記者甚多安得以爲改制之證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犢何注白牡殷牲也此乃成王所賜豈亦孔子所改明堂位兼用四代禮樂若非經有賜魯明文則近儒亦將援爲孔子改制之證且託王於魯猶可言也帝制自爲不可言也聖人有其位則義見於制無其位則義寓於事是故孟子之論春秋也曰其事其義不曰其制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制袞袞鉞鉞者正天子之所有事孔子自言竊取其義竊取云者取諸文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開宗明義卽示人以遵王之旨左氏傳亦言王周正月觀此可無夏時冠周月之疑矣

近人頗以左氏晚出爲疑案戴記哀公問疏引五經異義曰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

無親迎從左氏義然則秦末漢初左傳固行於民間通儒多見之也聖人作春秋以文王之法正諸侯而不以空言說經故其義悉寓於諸侯之事若夫典章文物一仍其舊曾何改焉其有不合非經師之失傳卽周衰之變禮夫子錄之以著世變檀弓諸篇類此者甚多漢儒惑於緯書乃有爲漢赤制諸謬說蓋其陋也制與事判然不同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是之謂制制者一成而不可易非天子不制度是也若工虞水火若兵刑錢穀是之謂事事者臣工所條奏儒生所講求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是也制所以定民志事所以達民情今有人焉作通攷作罪言講明其義以備采擇苟無紕謬聖王所弗禁也有人焉改會典改律例變禮易樂非悖逆卽病狂王法所不容春秋

春秋繁露
三
所必誅也漢人語言簡質往往混事於制又欲立春秋於學官而故神其說端門受命素王改制此蓋神道設教之遺意豈可據爲事實漢儒亦但竄之於緯未嘗敢著之於經也近人信緯而不信經抑知鄭君注中庸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仲尼作春秋之事而必引公羊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以明之且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孔疏申鄭意亦謂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鄭君固信緯書者而其言如此曷嘗有如近人無忌憚之說聖人自云從周說經者必欲與之相反可乎近儒因王制兼有殷制遂傳合於公羊夫王制乃漢文集博士所作盧侍中明言之侍中漢代大儒出入禁

闥豈有本朝大掌故懵然不知之理近人深斥其說以此爲衛經之苦心固無不可若乃託王制以穿鑿二傳顛倒五經則侍中遺說不得不亟與申明也已當孝文時今學萌芽老師猶在博采四代典禮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於王制周尺東田明是漢人常語與月令之有太尉大戴記之有孝昭冠辭略同太尉與冠辭猶可云偶贅及之周尺東田乃王制一篇節目豈亦贅文耶

王制月令雖輯於後人而所言仍是三代之制故戴記取之無庸曲說

今文家言禮制每與古文不同三代遺制紛繁儒者各述所聞致多歧異卽今文之與今

文亦間有不同非獨古學家爲然也遭秦焚書民間私相傳述今文特先立學故顯於西漢古文至東漢而始顯此乃傳述之歧互

非關制作之異同今學古學之名漢儒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
文有今古豈制有今古耶王制果爲公羊而作則師說具存繁露
何以不引其文漢儒何以不述其例直待千餘年後始煩諸儒爲
之鑿空乎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殷
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文從殷質合伯
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案王制此言本於孟子孟
子明言周制而鄭君以爲殷制顯與孟子不合蓋鄭欲溝通周官
之說致多膠葛近人復因鄭此言而歧之又歧然鄭君特舉此以
明王制之兼有殷制曷嘗謂王制爲素王改制之書正義引鄭目
錄云王制作在秦漢之際又有鄭答臨碩云孟子蓋赧王之際王

制之作復在其後其說雖與盧侍中不同要未嘗以王制爲春秋
改制而作也

王制首篇卽述孟子之言故鄭以爲在孟子之後

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

二伯鄭注亦引春秋傳周召分陝之事爲證周召分陝正是周制
烏得以爲孔子之制乃近人因王制未足徵信復援孟子以爲助
孟子明云周室班爵祿周制也非殷制也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羊言伯子男同位
凡三等三書說各不同烏可強爲溝合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分土惟三義同近人黜僞古文尙書棄置弗
道然漢書地理志已言周爵五等而土三等豈班志亦僞乎殷制
旣以公侯伯爲三等則公侯必不能同爲百里書缺有間但當闕

疑烏可鑿空妄造近儒致疑於孟子者徒以班爵祿之說與周官不合夫周官不合羣經者多矣何獨執此而定百里爲素王之制且周制公侯百里非但見於孟子亦先見於論語有千乘之國焉有百乘之家焉千乘之國集解引包咸馬融二說包據孟子王制馬據周官司馬法如馬說則開方僅得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仍與周官四百里不合若謂舉成數而言亦當云三百里不得云四百里周官之三百里固非大國也蓋司馬法是出軍之數孟子王制乃賦民之數當出軍時必不能埽境以行但十抽其一耳王制疏引五經異義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萬井長轂萬乘以許君之言差次之則諸侯百里長轂千乘乃賦法非出軍之法明矣由此言之司馬法亦

百里非四百里也當從包義爲長豈節用愛人之語必出於聖人晚年定論而一人之私制顧舉以告魯大夫魯大夫將茫然何從索解乎魯齊稱大國者蓋以其附庸之多其實封非必有加於百里魯頌言土田附庸復言公車千乘與論語孟子皆合附庸若任宿顓臾之類猶時見於左傳歷世既久諸侯多滅附庸以自廣其甚者且滅大國如晉滅虢號之類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魯之疆域見左傳者已不止百里非侵滅小國烏能若是明堂位復云方七百里則夸飾之辭或并附庸計之未可知也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卽國語引夏令十月成梁之制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孟子所用周正也非夏正也近人謂孟荀皆用孔子改制之說

案荀子有王制篇所言序官之法大制與周禮同又云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說亦同於孟子孟子明云文王治岐之制豈得以爲殷制荀子言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荀子意在法後王乃後人反誣以改制之說此正荀子所斥爲不雅者也公羊家言以王二月王三月爲存三統然則聖人固從周正特兼存夏殷正朔以明三代聖王皆奉天以出治耳必謂春秋改正朔而用夏正則第書王三月可矣曷爲書王二月而可牽合顏淵爲邦之問強以公羊驛入論語乎董子繁露今存八十二篇言陰陽五行仁義禮智性情者十六七言他事者十三四其言改制者惟三

代質文符瑞玉杯楚莊王諸篇間及之並非春秋要義楚莊王篇王者徙居處更稱號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白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近儒輒以大學論孟之言牽涉於素王改制觀此可憬然矣董子謂天積眾精以自剛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其言陰陽五行皆明此義陽爲德陰爲刑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其說深有契乎洙泗言仁之旨董子之稱大儒者以此所言喜怒哀樂中和諸說皆可爲中庸義疏至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特聖王受命承天之一事今舍全書大義而專言此豈董子之意乎近儒惟孫淵如喜言陰陽五行其所撫古義皆術數家言與董子伏生之學

渺不相涉漢初張蒼最明陰陽而遺說罕聞其據以推五運者乃本孔子之論五帝德見大戴記五行或以相生爲義或以相克爲義迄無定論張蒼謂漢爲水德後因黃龍見成紀從公孫臣言改爲土德其說本不足據蓋漢儒惡秦特甚不欲漢承秦後因春秋有託王之義遂奪秦黑統而歸之素王因素王黑統而遂有紛紛改制之說西狩獲麟或以爲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漢將受命之瑞或以爲中央土軒轅大角之獸春秋禮書修母而致子或以爲西方金精之獸春秋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聚訟紛紜皆躐言也庸足信乎公羊之學盛行西漢班史所載臣工諸條奏本春秋褒貶災異以立說者甚多初未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

傳福據此以求立孔子世爲殷後成帝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立孔子後爲殷紹嘉公當時據以立二王後者乃用古文及左氏穀梁並非據公羊劉申受欲明三統之義而反黜左氏亦傾甚矣緯書多漢儒附益故戰國諸子從未一及是言公穀至漢時始著竹帛後師諸說多存其中亦未嘗一及是言豈非言不雅馴爲搢紳先生所難言乎陸賈新語術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此可見秦漢之際言春秋者尙無改制之謬說漢儒泥於陰陽推迹五運乃始以是羣入公羊耳新語或以爲僞作實非也嚴鐵橋漫稿已詳辨之漢中葉後儒者篤信緯說逐末忘本於是

緯候之學流爲術數術數之學流爲圖讖怪說繁興新莽因之遂移國祚魏晉六朝篡奪相仍莫不師莽之故智此正後儒所當黜絕安可更揚其波況五運之學失傳已久公羊大義甚多繁露名言不少豈舍此遂無可尋繹耶亦徒見其好異而已矣子張問十世子答以因革損益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質文三統質文三統非有德有位者孰能損益之儒者講明其理可也擅改其制不可也若夫三綱五常則吾儒與有責焉耳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聖賢之於道也未嘗不以之自任文在茲則道在茲文者何詩書禮樂是也采之風謠載在方策東遷而後禮壞樂崩聖無常師識大識小暮年刪定述而不作故夫詩書禮

樂者三代帝王治世之大經非洙泗間一家之言也夫子修春秋以垂教萬世託始於文託王於魯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漢藝文志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聖人憲章文武方以生今反古戒人豈有躬自蹈之之理素王者後人所尊稱並非聖人自名其學聖道之大安在乎王與不王近儒喜以素王說春秋世俗之見淺之乎測聖人矣太平御覽引孝經援神契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謂素王爲夫子自稱者始見於此鄭何諸人皆同此說鄭說見左傳序疏引六藝論緯書固不足信卽以其說徵之亦可見聖人於誅賞

之空言且謙讓不敢自專而敢肆改一王之定制耶春秋雖著諸侯之行事實仍託之空文素之爲言空也若紛紛制作則眞王矣何素王之有公羊家言變周文從殷質文王殷人其所用者殷制卽從緯書之說以爲受命改元亦是殷末周初之制夫子用此與從先進義同豈敢緣隙奮筆儼以王者自居春秋卽爲聖人制作之書度亦不過一二微文以見意豈有昌言於眾以自取大戾者且亦惟公羊爲然於二傳何與於詩書禮易論語又何與乃欲割裂經文以就已意舉六經微言大義盡以歸諸公羊然則聖門傳經獨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諸賢之紛紛也哉繁露所引論語如敬事而信管仲之器榮棣之華內省不疚當仁不讓苟志於仁

大德不踰閑禮云禮云政逮於大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之類皆引聖言以爲證要非牽合公羊以合論語也

諸說皆與質文改制無涉董子謂春

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其非正文字之誤可知乃宋于庭論語說於此獨不從董子而從鄭君且引老子有名無名以立說異哉莊生有言春秋以道名分假天子袞鉞之權以誅亂臣賊子者聖人爲萬世綱常計不得已也周室雖微名分具在鼎之輕重不可問制之質文可輕改乎何氏解詁例已煩碎何注如法其生不法其死恩王父不思高曾之類義皆難通半亦由屬辭之拙僂又如傳言隱賢而注泛及連帥傳稱單伯而注泛及貢士皆未必公羊本意單氏不見魯史而周卿士有單襄公穆公之類

見內外傳及漢食貨志可知

公羊之義爲短至春秋錄內略外微者不書逢丑父自無見經之例何注乃以爲絕頃公何義蓋本繁露竹林篇而微有不同皆曲說也今乃於三科九旨而外侈言劭公所不敢言且混合六經而爲一是聖人晚年刪述但以改制爲事平日雅言復以改制爲教洙泗之間自爲風氣師弟子所斷斷講習者莫非干犯名義之言爲下不悖之謂何不至於邪說誣民不止此惟外夷無父無君之教乃有之而可以誣吾夫子乎公羊三科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戎狄是故稱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稱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吳獲陳夏鬻則少進之有憂中國之心則又進之進之者何謂其寢知中國之禮義也

若楚王之妻媼固無時焉可也自義畫八卦契敷五教于聖百王相嬗相維以成此中國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無他焉以所因之三綱五常耳公羊子曰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聖人之惡戎如此非以其無君臣上下無禮義廉恥猾夏之風漸不可長歟於越句吳同爲明德之後既廣魯於天下則漸被中夏之教化春秋猶屢進之若夫宗楊墨無父無君之教以俶擾我中夏有心世道者宜何如嚴外內之防而徒侈言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不思異外內之義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將援儒入墨用夷變夏而不自知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窮經所以致用封建之制不行夏時之制久定自漢以來

垂二千年未之有改乃猶喋喋言三統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夫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天以五常之理賦人故樂記謂之天理義之用多端而莫大於君臣故天澤之分必不可踰義理之學宋儒以之爲教孔孟易嘗不以爲教漢學家惟惡言理故與宋儒爲仇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苦人以所難哉先王本理以制禮以禁慝也有禮斯有樂以導和也古樂旣亡禮亦爲文飾之具宋儒因亟以理明之又恐人矜持拘苦而屢以從容樂易導之今讀其遺書以理爲教實多以禮爲教文集語錄多不勝舉所不同於三代者特其沿革耳此與聖門教人之方有何不合而戴東原則曰程朱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且謂聖人以體

民情遂民欲爲得理

見東原文集孟子字義疏證

夫聖賢正恐人之誤於意見

故有窮理之功東原乃認意見爲理何其言理之粗體民情固也

遂民欲而亦謂之理何其言理之悖欲仁欲也欲利亦欲也使徒遂其欲而不以理義爲閑將人皆縱其欲而滔滔不返不幾於率

獸食人乎

白虎通情性篇引孝經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

欲性有仁也其言與樂記若合符節古書之言性情理欲者明白若此漢學家好據古義獨不從之何耶乃謂宋儒以

理殺人死矣更無可救矣

亦東原集中語

疾首蹙額若不可一朝居而必

求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苟以此爲教恐五季之禍其不復見於今者幾希誠不意儒者日治三禮而竟不求諸制禮之本原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近人知理之不可惡宋儒之不可仇而必不肯言

同然之理獨言聖人罕言之理高則高矣夫理而可以高言也邪
今夫義之實莫大乎君臣仁之實莫大乎父子世衰道微臣弑其
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乃正
名定分以誅亂賊之事非干名犯義以改制度之事也公羊家言
改正朔易服色蓋王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所以告成功於天而
其先節目甚多故六經言治法者甚備六經大義戴記經解篇莊
子天下篇皆言之周人之言經義初未嘗通六經爲一也董生古
矣莊生及七十子之徒不尤古耶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
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
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
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
治人董生之言如是今以六經之言一切歸之改制其鉅綱細目
曷嘗通六經爲一乎

散見於六經者轉以爲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爲事而不顧
天理民彝之大以塗飾天下耳目者惟王莽之愚則然耳曾謂聖
人而有是乎故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春秋繁露攷證

春秋繁露目錄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竹林第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王道第六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盟會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服制像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度制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智第三十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對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爲人者天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暖燠常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五行順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事對第七十一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道施第八十二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一

周禮大司樂賈疏云前漢董仲舒作春秋
宋館閣書目云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注云繁露
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史
記索隱及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說同程大昌書秘書省繁露後云
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物志
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
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與案
諸家所推名書之意皆近傳會程氏至比於連珠自仿其體記錄
雜事為演繁露失之尤遠漢書董仲舒傳云後漢仲舒著書明
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玉
杯蕃露清明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是蕃露
只一篇名漢藝文志有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當即藝文
志之十六篇並在此書外而無春秋繁露名至隋唐志著錄始有
春秋繁露十七卷而百二十三篇者已佚疑是後人雜採董書綴
輯成卷以篇名總全書耳御覽六百二十九百三十並引西京
雜記言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則知由來久矣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興學

楚莊王第一

樓郁云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一他本皆無之然則為潘氏附著無疑與案此取篇首字為名獨異他篇疑本名繁露後人以避總書改今篇名玉海載八十二篇目云始楚莊王終天道施則王深甯所見本亦如此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

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傳

云礪輟稱轉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案本書並公羊說而順命及深察名號篇有穀梁語本篇晉伐靈王殺齊慶

封而直稱楚子何也

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子頓子胡子沈子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討也案直稱楚子傳無文本書之於傳闡發為多亦有推補之者如此及非逢丑父之類是也有弗忍書日外不用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

宣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時月日例是也

史記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

春秋以經輔治以權濟變使人心不迷於正經則天下可得而理矣孟子曰君

子反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已

莊王以賢君討重罪嫌於得褒靈王懷惡而討與慶

封同罪故不嫌也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常于眾人之所善見其惡焉於眾人之所忽見其美焉隱七年傳云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蓋不嫌者可同嫌者則纖微不相假借在禮女君嫌於舅姑為婦故于妾無服而妾為女君期妾不嫌而女君嫌也燕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大夫不嫌而公卿嫌也尸不以子而以孫孫不嫌而子嫌皆此例也故曰春秋原於禮○嫌得者王道焜

本注云宋本作德古多通用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昭云嚴稱得德古多通用

王而朝楚莊弗子專殺而討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

也倍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公朝於王所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弗

當作不與 **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 盧云殆近也此即指上

封致王專討尊王之大義也三者不得衰則其他諸侯之得衰者

可知其比矣○此官本作貶云他本作此凌本同殆下引原注云

諸侯之得殆非所以為衰而適所以為貶故曰諸侯之得殆貶矣

與案春秋以比成文豈能 **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 楚莊之賢

則楚靈之不子可知雖 **春秋之辭多所況** 詞多以況譬而 **是文約**

而法明也 史記孔子世家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

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

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

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

春秋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

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 昭十三年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

于陳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予

諸侯專封也盧云文已見僖十四年此又復 **曰春秋之用辭已明**

者去之未明者著之 莊存與云綴稱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襲事有

若可貫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與謂春秋

用辭有簡有復大善大惡之所昭愚夫婦之所與知者則一明而

不贅所謂壹譏而已者也嫌於善而事或鄰於枉嫌於惡而心不

致其湛思故孔子曰書之重辭 **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

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 昭四年傳慶封之罪何 **故稱楚子以伯討**

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 春秋明是非之書也記行事以

雖以楚靈無道諸侯外討不以貸慶封 **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 曰

言春秋之意如此類即大義使 **亂國之臣** 俞云當作 **雖不篡殺**

○凌曙云綴稱當作弑案弑殺 **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弑篡

一字兩讀殺君作弑由後改

春秋左傳句解卷一

春秋左傳句解卷一

春秋左傳句解卷一

之宜死不待著也傳特著慶封脅君亂國之罪見後世臣子有似此者不待其有篡弑之迹皆為聖法所必誅以慶封為例云爾漢書翟方進傳陳慶自設不坐之比顏注比例也論衡程材篇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閹蔽也案比即律之所由生歷代刑律故多根柢於春秋○句末其字也字疑衍

春秋曰○不○提○行○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鮮虞何注晉不

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云諸夏之以稱連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案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據此知公羊義同賈服注春秋左氏傳亦引穀梁為說是古今文說無異義也俞云自此至是春秋左氏傳亦引穀梁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也當在竹之也中間亦有問者曰云云與此文一律故知兩文必相次也董子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為三等為首篇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於前遂以楚莊王題篇并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蓋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蓋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間當有楚

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王節以楚莊王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封相提並論逢丑父節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並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當廁於其間無疑矣傳寫者升此兩節於篇首必非其舊與案此書隨文綴緝其節次不可深考今於前人曰春秋尊禮而校定確見為誤者間為逐正一二餘悉仍其舊云曰春秋尊禮而

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信國家之於地人於身可謂尊重矣而

曰自古有死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

而虧其地襄三十年傳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

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傳曹子手

劍而從之曰願請汶陽之田桓公曰諾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

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案疑禮

疑信謂止於信禮雖死身失地而不遷也詩桑柔篇靡所止疑毛

所疑止之疑止即止疑疑亦可以知人之儀禮公食大夫禮賓立於階西

疑立注疑正立也自定之貌又見士昏禮鄉飲酒注疑古亦通作

凝詩止疑齊作止疑易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荀虞姚信蜀才本

春秋繁露卷一

作疑莊子達生篇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列子黃帝篇作疑韻會疑或作疑又引大雅靡所止凝注音屹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是疑疑吃同義此古訓之僅存者○疑禮明天啟孫鑛評本刻綴補作恐不禮注云一作疑禮俞云下句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也禮記雜記皆為疑死鄭注疑猶恐也疑與恐同義此文上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義同案俞說非今從盧校 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三字疑有誤 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數猶道也呂覽壅塞篇寡不勝眾數也高注數道數天道相終始也弗繫人數而巳謂弗繫人道也本篇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大數猶言大道也此例甚多哀七年左傳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潛夫論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之班祿篇引作天之道又其證也鮮虞姬姓國見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為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禮以不答有恐畏我與又同書內多如此何為周分子無疑 春秋論夷狄不以地限故曰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其不夷狄也中國亦新夷狄詳見竹林篇

亡而齊侯安之

殆亡言幾於亡○官本云安他本誤公

於彼無親尙來憂我

彼我皆春

秋設詞閔二年傳莊公死子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

城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

俞云與當作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

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

念彼毛詩作念昔不昧作不寐此今文字

異阮元三家詩補遺及陳喬樞並以董為齊詩公羊本齊學也毛傳先人文武也禮祭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明發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案上以同姓為言而引此詩是董亦以先人為文武以晉與鮮虞同出姬姓也知古今文說同 人

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强大厭我

厭同壓○盧云舊本作今晉文不以

其同姓我心望焉

望猶恨故言之不好謂不子褒稱楚辭余令鳩為

謂之晉而已婉辭也

衛伐凡伯晉敗王師直書為戎此第去爵號以彼例此猶是婉辭春秋嚴於亂臣賊

子之防纖芥必貶至於事關君父則辭多隱諱對於鄰敵亦義取包容原賢者之心避難言之隱皆不失忠厚之旨董子之言春秋

也曰正辭曰婉辭曰溫辭曰微詞曰詭詞又曰以仁治人以義正我可以觀其通矣○凌本婉上有是字

問者曰○凌本不提行天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昭二年

至河乃復傳其言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昭二十

如晉至河公不敢進也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昭二十

復殺恥也何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

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盧云大典本於志作何懼已矣二

作於志凌本同案此當是引大學無惡於志語無何異文憂原當

改於志作何懼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

文而甚於昭如文之失由於厭政專任行父案僖三十年傳公子遂

於僖也後漢樂恢傳政在大夫子所疾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

之心夷以憂死顏注陵夷即陵遲漸卑替也案說文凌麥倮也是

本字作凌淮南秦族訓山以陵遲故能高囂囂然輕計妄計○盧

言由平易積漸至高也盧云懼讀為瞿囂囂然輕計妄計云舊

從趙改詐犯大禮而取同姓襄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何

十二年孟子卒傳其稱孟接不義而重自輕也輕討季氏已取輕

子何諱娶內姓蓋吳女也接不義而重自輕也輕討季氏已取輕

輕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

位而大國莫之正凌云謂齊晉出走八年孫於齊至三十二年薨

於乾侯死乃得歸喪定元年公之身亡子危昭公在外傳即位何以後

凡八年死乃得歸喪定元年公之身亡子危昭公在外傳即位何以後

未可知也曷為未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辱之

道耳故主人主慎微傲漸震恐可以致福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

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孔子學主經

之用仲舒推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及哀三年桓釐宮災四年毫

社災並以為不用孔子之應法言寡見篇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

春秋左傳卷一

六

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又五百篇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曰知之則易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其聖者與曰知之曰知之則易為不用棄其所習逆其所順疆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至德孰能用之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右無禮故曰治簡左得賢猶足補失禮之訾為治者可知所務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隱二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與董子同顏安樂以為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

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宜同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案孔子以襄二十一年生終襄三十一年才十歲耳所見短而所聞長宜從董說孔廣森謂所見世宜以襄為限所聞世以成宣文僖四廟為限殆不必然董子言三世不用亂世升平太平之說近人多稱之史記而陳仲休疑之謂三說皆不確也今據此要說以漸進為主所謂撥亂反正也○文宣盧本倒作宣文所

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

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本書奉本篇殺隱桓以為

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故曰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此亦春秋緣禮而起者凌云漢書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

也昭二十五年傳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定元年傳定也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何注桓之問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子赤殺弗忍書曰痛其禍也文十八年子卒傳子卒者孰謂爾

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何注所聞之世臣子恩痛子般殺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凌云弑當作弑
而書乙未殺其恩也莊三十二年十月乙未子般卒隱元年何注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
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又桓二年注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又見哀十四年注盧云左傳作已未二傳作乙日子般卒日是也又見哀十四年注盧云左傳作已未二傳作乙未
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差世之遠近為恩隆殺此屈遠而伸屈天地而伸義韜屈伸之旨大矣精華篇云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此亦詳略之例
吾以其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盧本以下有知字凌本無以作見今從天啟本
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有與又同陽陰謂尊卑本書多以陰陽況君臣荀子儒效篇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後漢馮衍傳注白黑猶賢愚也司馬遷傳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

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即董生說韓愈百物皆有行難篇陸先生之賢問于天下是而非非語意本此
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合偶仇匹謂遠近親疏貴賤重輕也本書威德所生篇云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基義篇云凡物必有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有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釋詁仇匹合也王褒四子講德論鳴聲相應仇匹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詩云威儀抑抑德音同偶合仇匹四字義並近○天啟本矣作也
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仇匹毛詩作羣匹案羣匹又見禮三年問羣亦仇也古今文異耳說文羣輩也義並相
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春秋以立義近盧云王伯厚詩考未載
善推耳故孔子曰其義竊取然而筆削之意可窺識者落落大端而已以俟讀者之博達焉程子云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貶善惡而易見也惟其微詞與義時措咸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得一端而博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達之漢書杜鄴傳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觀其是非可以得

其正法法曰正法辭曰正辭凡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辭愈婉

深君弒而曰薨夫人奔而曰孫與讐狩而曰齊人定公受國季氏

後書即位而不敢名其脅昭公娶同姓避姬稱而不忍著其惡皆

其類也塞怨猶幽怨俞云溫當讀為蘊古字通蘊辭謂蘊蓄之詞

即上所謂微其詞者孫詒讓云鬼谷子權篇憂者閉塞而不泄者

也即此塞怨之義與案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抑多婉詞於內諱而

不隱微其辭而不必改字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抑多婉詞於內諱而

雩大閱曰大蒐曰考宮曰獻羽曰立宮曰毀泉臺所以正其失禮

政曰築郛曰新作邱甲曰用田賦曰作三軍曰舍中軍所以箴其失

蠡曰震電曰雨雹慢時則書之以不尊親之故而概寬責備也於

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閔元年傳

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孔廣森云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

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全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

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

譏爰變其文而為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讐狩為譏重是也所

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盧云以為親者諱

為主故云於尊亦然於賢亦然下云別內外覆申為親諱之義差

賢不肖覆申為賢者諱之義等尊卑覆申為尊者諱之義不訕上

義本或無於尊亦然四字者脫也與案天啟本不脫義不訕上

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

逾謹矣孔子曰畏大人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哀十四年何注託

制作之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

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與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

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

口受其傳指為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漢書

藝文志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漢書

損大人當世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

所以免時難也○逾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

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錢塘云後稱此春秋說開端大旨當為

次於前三節後而以楚莊王題篇疑出後人掇拾綴緝所致與案
董書散亡今本洵為後人掇拾是否以此開章不可臆定錢疑此
篇本名繁露是而
說名篇意則鑿

春秋之道

○天啟本

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

正方員

管子法法篇巧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員聖人不能廢法

修當

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

角徵

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知讀智官本

之遺道

○孟義本

故聖者法天賢者法

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

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

師所聞謂聞之於師漢世治經最重

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
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語其嚴如此董子對冊云劉向臣愚不肖

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耳漢世選舉有出入不悖所
聞之日其有偶背師說者則承學之士相與詆譏而假託大師以
自尊異者亦多也又有因變異師說得立太常者嚴顏之春秋是
已然仍時傳師說以自固楊雄法言寡見篇譏之曰譏譏之學各
習其師班固亦以安其固楊雄法言寡見篇譏之曰譏譏之學各
西漢末造稍稍訛雜矣逮于東漢之初博士弟子不修家法私相
容隱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徐防以博士弟子不修家法私相
改薄從忠可想見風尚推移之漸矣本書俞序篇所引師說有子
夏閔子公肩子曾子風子石世子漸矣本書俞序篇所引師說有子
羊經傳授董氏親親然考漢書儒林傳胡毋生治公羊春秋
為景帝博士與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是仲舒但與胡毋同業非師
弟徐說誤也而今書中又無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
韓詩外傳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
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聖
人久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
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
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
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

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古今一也荀子非相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宣十五年變古易常應是有天災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傳二十冊亦云春秋變古則譏之漢世儒者多循其說貢禹疏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禹董子再傳弟子也孟子言法先王荀子言法後王荀子生周末又其時老莊盛行高語皇古故以文武為後王儒效等篇亦有稱先王者董子承秦後故不言法後王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春秋尊文王之法則仍法周與荀同然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此相傳舊說也武帝冊仲舒云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謂殊徽號異制度和百王同之荀子正論篇唯其徒朝改制為難楊注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天也虎通封禪篇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下天並以改制屬王者其文甚明其事則正朔服色之類也惟春秋緯云作春秋以改制亂制公羊疏自是遂有以改制屬孔子春秋者然云改亂制是改末流之失非王者改制之謂也董子所謂立義云爾觀莊問者曰本書三代改制篇明以春秋為一代變周之

制則何也曰此蓋漢初師說所云正黑統存二王云云皆王者即位改制應天之事託春秋以諷時主也對冊云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意可見矣蓋漢有天下沿秦正至於服色禮樂並安苟簡賈誼在文帝時即以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為言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文帝未皇更定其後司馬相如作子虛賦且以是諷諫焉司馬遷學於董生者也亦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事見漢兒寬傳迄武帝太初元年始採諸人說正厯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董子此書作於太初前蓋漢初儒者通論非董卿說故余以為董子若生於太初後或不斷言改元立號是也隱元年何注云春秋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人因此動言改元立號是也隱元年何注云春秋有改周變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此文固甚明也妄者至謂王祖即孔子不見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不知此文固甚明也妄者至謂王祖即孔子謬不足辨義及董子不知此文固甚明也妄者至謂王祖即孔子猶問也故古語以問介連文孟子盡心一篇山徑之蹊間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字即吾無間然之間玉杯篇此所問也即此介

字之義與案潛夫論明闇篇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
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亦以介為問
自僻者得此

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
言古者苟可以循用先王之道何莫相因
也殆其時博士習春秋雜說者有此議耶王安石太古篇云太古

間亦濁道與制而一之與此語意正同
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

信邪言甚可患也
後世猶有假其辭以致亂者
答之曰人有聞

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
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
於

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名而不知其實者也

聞名而不知其實然行
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

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
修當作循白虎通三正篇

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

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

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

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

者受命必立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功天下無以相別姓為子孫制也夏殷

周者有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別姓為子孫制也夏殷

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別姓為子孫制也夏殷

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者所以明天命已

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者所以明天命已

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見於前也又云春秋傳曰王者

受命而王必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見於前也又云春秋傳曰王者

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

之於人孔叢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改耳故不相因

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改耳故不相因

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

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

天道之變然也以三統之義夏得正是以夫子云通典五十五

引元命苞云古者易姓而王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也與案正朔

服色數者為天子大禮易姓受命必顯揚一受之於天也與案正朔

變更於守成之代則不識治體矣晉書與服志高堂隆奏言改

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深得其旨

受

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儀猶表也謂事表君之志

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俞云已字絕句物當為勿尚書立政篇時則勿

有問之論衡謹告篇勿作物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文受命之君天所大顯而言謂天既大

顯已于是所代之國本不相襲而已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與案俞讀是而改字非也周語更姓改物韋注改物改正朔易

服色也物即正朔服色之謂下文物改而天授顯承則不顯不明此物字言之此言不改物而率與所代之國同也

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

天志而明白顯也禮記正義云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改

朔也案鄭義與董同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

盡如故亦何改哉申制度之可改以明道理之決不可改禮大傳云不可得而變革者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

董子復推廣於政教習俗文義所以防後世之藉口蔑古者周矣文義謂文字訓故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

易道之實

鹽鐵論尊道篇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帝下至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

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韓詩外傳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

白虎通三篇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案白虎通

爵篇亦作王者有改道之文疑本作改制後人沿下文而誤改之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

與對冊云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庠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己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

實案以循堯道為無為亦今文家說白虎通三教問者曰物改而篇舜之承堯無為易也○官本云治他本作制誤

天授顯矣○盧云授別本作受今從何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本與案天啟本作授凌本同

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仁義禮樂不在改制之中武

子告顏淵夏時周冕殷輅改制之事韶舞作樂之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盧云受

舊本作授訛與案天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
本作授亦通無下之字

於終所以見天功也

更作樂於終明其初尚相沿也對冊云王者

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
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故其化人也
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漢書禮樂志王者
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
功德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
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
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必
復更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者樂所以象德表功而殊名也
昭二十五年何注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
王之樂與已同音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
與周俱文也王書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緣
舞已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白虎通大同緣
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元命包云然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
典疑彼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
文誤

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

樂記樂樂其所自生又曰樂者心之動

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
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
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子
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
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
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末質文皆以具矣

虎通禮樂篇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

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於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

於已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

沈欽韓云

樂注義略同然彼昭作紹他處亦多紹字與案白虎通禮樂篇舜
日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漢書禮樂志舜作招招繼堯也繼亦
紹義此作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漢書禮樂志
昭爲異文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漢書禮樂志
也白虎通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
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

盧云救之疑當作救已與案御覽引

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作之文義自順禮樂志漢言救民也白虎通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護護

同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

春秋今文家以文王為受命王

故以征伐作樂並歸之大戴禮少問篇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尚書大傳文王六年伐崇稱王春秋

元命苞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後漢伏湛上疏云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荀子儒效篇武王誅紂合天下立聲

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是荀子以武象並為武王作案本書三代改制篇亦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樂是董直以武為文王

樂名與荀異漢書禮樂志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勾先祖之道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未嘗言文王有樂周頌序維清奏象

舞也箋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云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左襄二十九年傳見舞

象簡南籥者杜注皆文王之樂大武武王樂服虔云象文王之樂象舞也史記注引賈逵說同劉敞云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簡者

蓋文舞也故其辭稱文王之典據服杜注則古文四者天下同樂家亦以為文王時有樂但不以武為文王樂名

之一也

○官本云同樂之他本作之樂同

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

隱五年何注王者治定制

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于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蕭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

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周時民樂其伐紂也蓋

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似本此文而更及作樂之法必反本之堯凌云自王者不虛作樂至此亦見元命包

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

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

凌云史記功與名偕正義名謂

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官本云四樂他本作四代吾見其效矣詩

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樂之風也

文王伐崇漢儒推為

周時征伐之始本書兩引其詩漢嚴助傳淮南王安謝曰雖湯伐樂文王伐崇誠不過此凌云釋文風是諸侯政教所以風天下論

語君子之德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風並是此義

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盧云人反本以

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

白虎通禮樂篇詩人歌

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樂何殷紂為惡日久其惡最甚斯涉句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舞剋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又云周公曰酌武王曰象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據此則董以武為文王作大武為武王作禮明堂位冕而舞大武內則舞勺舞象外則象並見三代改制篇別無大武名當是以勺象合名大武與白虎通說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禮樂志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已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據董此論似以當時更制樂舞全易始名非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重本之義

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

改正朔易服色在先禮樂制

柳垂故曰離而復合所為應天順人之意一也錢云何氏三九旨之說實本仲舒此已得二科六指尚有一科三指見王道三條制篇異外內見王道篇然董自有六科十指何自言用胡毋生必盡同

玉杯第二

玉杯竹林等名並不知所取義崇文總目已疑其附著玉海四十云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又云三篇闕玉杯第二竹林第三

玉英第四王所見本蓋無此三篇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

盧云僖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冬公

孫敖如齊何氏亦以為譏喪取以納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

幣前尚有納采問名納吉之禮故也

本云之法他本誤作此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春秋繁露義證卷一

共

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則期斷之至尊母至親故為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又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五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答趙商云祥謂大祥凡二十五月是月而禫又禫略同並今文家說之月也又云閔公大祥而禫凡二十五月是月而禫又禫略同也雜記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禫與禫期喪祥尚不同月則三年之喪可知此云二十五月蓋據大祥為斷文二年傳譏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何注云文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不見經傳何殆如應劭漢書注釋漢文帝三十六日釋服為以日易月之誤傳何殆如應劭漢也文帝自定國制非關法古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以爲不敢踰制蔡邕言孝文制喪服三十六日而除亦忘其既葬對冊言孝文以日易月翟方進遭母憂三十三日而除亦忘其既葬對冊字已啟誤端續漢書禮儀志以葬大紅十六日而除亦忘其既葬對冊日釋服以葬即已葬尚不誤朱子答余正甫書漢文葬後三日易服三十六日而除讀漢書最審自世承苟應之誤于是唐元感著論

謂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為張東之所駁唐元肅二宗之喪又降三十八日為二十七日日親臨至今相沿皆失古義劉焯云以期增倍五志之御覽五百四十五引孝經援神契喪不過三年董說合王肅注禮以二十五月離母憂五示民有終緣喪絕情後漢故與校巴郡太守樊封君碑遭離母憂五示民有終緣喪絕情後漢故與董說合王肅注禮以二十五月離母憂五示民有終緣喪絕情後漢故與是月者二十七月何注引士虞記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云雖不見董說證以白虎通及何注知今文家說如鄭所云也程子遺書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未忘故必至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三年何義未忘故必至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後即禫從王肅說似違古誼今馬光書儀及朱子並以二十五月祥制二十七月即吉用鄭義最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在年夏○天啟本方乃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先王喪法二十云一作方凌秋本乃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先王喪法二十云出其法春秋立人道之極文公出法已久猶致譏詞則宣公即位之初如齊逆女不待貶矣○天啟本無久字盧云錢增今從盧本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
事於太廟躋僖公

此釋傳所云
不於祭焉譏

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

之喪終身焉爾矣三年者聖人之中制賢者有以達哀不肯者踣
 及焉從俗者君子之不得已也彼墨者乃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
 之交世豈有忍於肌膚之情而能兼愛天下者乎孔叢詰墨篇云
 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喪服
 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
 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亦見晏子外篇此墨徒
 託爲晏言以譏孔者三年喪期由來蓋舊孟子論唐虞事已稱三
 年之喪畢堯典亦云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曾子問稱夏后氏三年
 之喪既殯而致事高宗諒闇三年又見於書與子張之問世衰俗
 薄始有欲以期斷者禮不下於民或未能舉天下而皆達自孔子
 立三年之義其徒循之遂爲通制非自孔子始也喪禮儀節容有
 禮雜記所載哀公使孺悲是乎訖是孔氏史記魯周公世家伯禽受封之
 魯三年而後執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
 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是此云從俗謂魯舊俗

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

故下八字疑有誤當云故雖出三年逆婦程子遺書問
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

之時納幣故聖人于其逆時便成之爲婦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
 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
 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文公則
 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卻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
 書婦姜其意言雖至四年**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
 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幣不書此何
 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
 不圖婚吉禘於莊公譏然則曷爲不于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
 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于娶焉
 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
 宜于此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緣春秋論禮深得其本
 焉變矣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太史公述董語云春秋
 者禮義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
 之大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
 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此釋傳語何注非虛加責之案有其志然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

後予之則無其志而遂責之義自顯見

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言文所以著質苟無質文于何附中庸曰

三正篇事莫不先有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

爾之名禮二者失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偏於質孔子

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周未諸子如老雖弗子能

尹桑棘並主此說聖人鑒其矯枉之志少善之而已

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冬又來何注云不能升降揖讓也介

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有文無

勉以禮義案經雖不書來朝而兩記其來故曰少善之

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曹次年春正月書寔來

傳曰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

為慢之化我也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

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本書十指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王道篇

左猶先後故曰本脫二字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

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

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釋名出推也推而前也是漢世有此

後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云推前引

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旨矣惟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旨

非禮也漢禮樂志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拜跪

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于詩歌詠言鐘石筦絃蓋嘉其敬意而不

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賈誼疏然而曰禮云

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

知也晉書禮志盧欽等議皇太子喪服云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

曲而報有經而等唯哀麻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是故孔子立新

非玉帛之謂喪云唯哀麻之謂平語意正與此同

王之道制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後能改元立號制禮作樂非聖人

所能託道不變者也周德既弊而聖人得假王者以起義

王之道制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後能改元立號制禮作樂非聖人

而扶其失俟來者之取鑒故曰孔子立新王之道猶云爲後王立
義爾義者道之宗也孟子固曰春秋天子立新王之事其言治亂循
以孔子與堯舜周公並論公羊亦曰春秋天子以此爲王者之事也
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論針董說蓋遠有所承史公尊孔子立
世家又得之董生者淮南記論訓董說蓋遠有所承史公尊孔子立
云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說苑君道篇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
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亡春秋不亡而君
知周道亡也論衡對作篇云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末
之善貶纖芥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事決王道備所以檢桀靡薄
之俗者悉其密致夫防決不備諸正人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
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意讀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之意素王之義讀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篇云仲尼制春秋之意素王之義讀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以春秋爲一代之治蓋後人尊孔子以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
也太史公引壺遂語云孔子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旨博得其
法又儒林傳云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旨博得其
矣周子云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程子
云夫子當周之季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于

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正與此合夫王迹熄而春秋作周
道亡於幽厲熄者其迹亡者其道非春秋敢於奪王統也明高拱
春秋正旨言春秋何休則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觀之權自居最
現焉義而何休則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觀之權自居最
亦云明春秋何休則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觀之權自居最
也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爲聖人爲漢制而已軀註
氏春秋其王莽書亦云漢歷久長孔爲漢制而已軀註
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爲漢制云孔
傳在漢也後漢東平王蒼傳云孔子曰行夏之時爲漢制也蘇
竟傳云孔邱秘經爲漢王蒼傳云孔子曰行夏之時爲漢制也蘇
赤制而斷十二公稱賾孰多于是春秋引識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
秋立義俟諸後聖制作聖者必在天子之位有制作之權者出矣夫春
臣子尊春秋爲後聖制作聖者必在天子之位有制作之權者出矣夫春
爾蓋出自尊時之意于經義無預也後朝臣子謂爲我朝制作云
人不明其旨而附會支離自此起矣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
誠以滅僞和疑利之誤誠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則孔子用禮樂
春秋志也明道程子云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從
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又伊川程子禮序云夫子嘗曰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
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案對冊云今漢繼大亂之後
宜若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此董子宗孔言政學宗旨表記
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注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
復也白虎通三教篇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
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授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
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
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所以必改質文者為承衰亂
則反本桓十一年何注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為承衰亂救
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
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
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
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嚴安傳臣聞鄒衍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
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杜欽對冊云今漢家承周
秦之弊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當世治之所務也論衡
定賢篇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又齊
世篇云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又云夫器業變易性
行不易然而有質樸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
衣食之于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
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鹽鐵論

鑄幣篇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者扶之傾者定之是以夏忠殷質
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觀也唐儒學傳啖助云孔子修
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
之以文文之敝僣救僣莫如忠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
且末設教于未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
歿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
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
唐虞之化難行于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
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
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堯舜之
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為本不壹守周典明
矣並足發明董義俞云有猶為也言春秋所以貴志好誠為繼周
之敝故若此也為有聲轉互
訓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

隨猶從也即伏從之義
隨從見三代改制篇

曰緣民臣

之心不可一日無君

以民首臣
貴民之義

一日不可無君

而猶三年稱子者

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

雖欲得為君而不可不從
稱子以順君心故曰隨君

孝子之心三年不當

不忍當其位荀子儒效篇天子者不可以少

傳云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心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也故三年不當

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

未踰年不忍即位與天終

之義踰年不敢曠位與天始之義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通典九十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即位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不忍安吉也又云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臣民瞻仰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以名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而未發號令也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祚為主南面朝臣

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與案考工記畫繪鄭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惟其隨之是以不得而僭此亦足以故

得禮意矣故居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屈民以防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

之參之錯之在讀者善會耳司馬遷傳聞之董生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

王事而已矣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

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

此董子示後世治春秋之法合而通之合全書以會

其通如傳聞所見異辭之類是也緣而求之謂緣此以例彼
如不與諸侯專封例貶而殺慶封稱楚子知爲侯伯討之類是也
五其比偶其類此見于經有類可推者也覽其緒屠其贅此不見
于經餘義待伸者也贅餘也俞云五當爲伍屠當爲杜古字通昭
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作杜賁是也凡非經本有之義皆謂之
贅爲春秋宜杜塞之則聖人大義不爲羣言淆亂矣案俞說誤贅
者董子之所重也故下云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屠蓋剖析之意
先師或得之口授或由下云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屠蓋剖析之意
義要以元本禮紀推極微眇貴在不失聖人之意然僻者爲之往
往傳會而違戾經旨或云屠當爲著亦通。官本云人道他本作
人以為不然者反詰詞猶言如不以爲然乎何以不在經今夫天子
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
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天啟本旁注云安訓
之天地萬物之事蕃矣聖人不能一一辨之有能代聖人辨之足
見聖心者視之與正經同而經不遺憾於贅矣但不可貿然無見
而以臆說之班氏咎后蒼以士禮推于天子漢
季學者改經傳以附會新說則治經之蠹耳故能以此貫類以

辨付贅者大得之矣見於經者求之於此不見於經者明之以辨
則春秋之義得矣俞云文九年傳未稱王何
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
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經書公卽
位則諸侯踰年卽位見矣而天子踰年卽位于經無見也武氏子
毛伯不稱使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見矣而魯十二公無有三年
稱子于其封內者是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于經無見也凡此
皆所謂贅也而學者操其說與實在經者無異而其固中固有辨也
何也必于經實有所見然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而經亦安然
而受之也董子此言必有爲而發當時若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其
所學春秋雜說必有附益于
師說之外者故以此辨之與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各本不提行今以與
上文不類別爲一節可養而不
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禮學記禁于
未發之謂豫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
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隱十
年何
注臣子之義當先
爲君父諱大惡也書曰厥辟去厥祗○盧云大典本厥辟下有
辟二字案此疑非出今太甲

官本有不辟二字按云他本無尚書作厥辟不辟忝厥祖俞云此今文尚書也祇者病也易復初九无祇悔鄭注祇病也說文疒部底病也祇與底通與案此疑緣 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

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此節非董子元而善既云有善善惡惡之性又云不可得革義相違反可疑一善

善惡惡本為美德乃云可養不可改文不聯屬可疑二將順匡救臣子之職而云不能為君親令無惡可疑三書引偽太甲可疑四

父子相隱人道之常目為至賢可疑五末二語雜入不倫可疑六朱子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多非其實謂此類邪

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文二年作僖公主傳譏不時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各本不提行今別為一節

不以三年○官本作例序以三年云又以喪取取于大夫以卑

宗廟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傳高亂其羣祖以逆先公文二年八月太廟躋僖公傳譏逆祀也何注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

公于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案躋僖公仲舒以為小惡見五經異義

引蓋謂逆先後之序非易昭穆也而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

侯弗予盟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傳諱與大夫盟也又見文七年傳○天啟本無盟字下命字屬上為句命大夫

弗為使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不至復者何丙戌奔是惡惡之徵不

臣之效也惡惡二字不知何指將以大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

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此節亦疑

非董子元文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性有

而未能全善不教則習近于惡故以六藝養其德性簡即下詩書

所謂不偏舉其詳也○凌本不提行官本云他本以誤作在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志美知屬習六藝者言之序

躁厲明其智使順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漢儒林傳云六學者王

亦賅括班志以易統諸經者蓋以漢世災異圖讖皆附
于易又向歆父子始皆治易故班承七略變其序耳
能兼得其
所長而不能徧舉其詳也
所謂讀書通大義如戴記保傳篇所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
始皆慎始敬終云爾又史記外戚世家云易基乾坤詩
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
書以下見賈子新書容經篇新
二者異失同
賈子新書容經篇新
貶
新書貶
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
其行既有與又同新書作故師傳之道
齊時蚤晚
也與劑同
任多
少適疾徐
任其施又慎其齊無下二句
造而勿趨稽而勿苦
造爲趨促稽留
省其所
淮南子道應訓太疾則苦而不入太徐則甘而不固注苦
爲而成其所湛
敬簡聞小訟如保傳篇所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
傳篇所云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
得爲之諷觀是也或云成其所湛謂就其性之所近因而成之

新書作省其所省而湛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
新書成此
之謂聖化吾取之
民之保傳篇云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
師之任也是古天子習經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大
此聖人之化也吾取之則董語錢云此節汎論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
與字絕句言春秋之好微以其貴志也
有二字其微言如逐季氏言又雲逢丑父宜誅紀季可賢及詭
詞移詞之美惡之類是也此不見于經者所謂七十子口授傳指也其一
連類以得其意所以治人也如勸忠則罪盾勸孝則罪思反道比貫
子勸學篇春秋之微也微其文隱其旨正此文微字之意實則皆大
義也近人好侈微言不知微言隨聖人而徂非親炙傳受未易有
聞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若微旨則固可推而得之而一以進善
絕惡爲主非必張皇幽渺索之隱怪也本書微字屢見反覆求之
不越二類若夫三科九旨則讀春秋之條例必緯圖識別爲一學

非聖人所謂微言故吾以謂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
今日所宜講明者唯有大義

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

修本末以守經達變故以適權從賢者

惡故曰通生死之志人道以仁義信禮為尚反其道而生不如是
由其道而死反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故曰遂人道之極是

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

○凌云殺

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

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

云

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

今趙盾弑

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

官本云牘字原本他本

鈔改正盧云盾弑君在宣二年至六年侵陳復見弑君賊復見者
尚有州吁甯喜之屬其餘後雖見殺或不其官是不唯趙盾一
人之復見然則不當為別獨明矣凌云說文云牘書板也蓋長一
尺因取名焉公羊宣六年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弑君者趙穿
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

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

昭十九年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

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又
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
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此引許止傳以比趙盾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

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

孔廣森云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

之咎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
見則與親弑者有間已左氏說盾與許世子止之事雖是而不知
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壹似春秋之誅盾止竟
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
則趙穿之惡仍未得拏爾盾以文誅穿以實誅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

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

赴問而辨不成弑非不當罪也

赴問當作起問下同如云趙盾弑

皆起問之詞辨不親弑不成弑皆應問之詞並以傳文為質傳有
免止罪之文故以此詰之○官本成作故案云他本故作誅凌本

同今從虛本天啟本不成作當誅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以下釋問故

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作無疑弗誅無傳作無疑

赦許止有傳而赦盾無傳○天啟以比言之法論也法論猶正論

罪源深淺定法誅論本于法故云法誅董子言春秋先法而後例

略例律依本律者有原情定律者有準非本犯自作而又非本罪

比之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不當死于春秋之法何以誅

之春秋赴問數百赴疑應問數千同雷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

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之○官本繙作繙按云他本作繙

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

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

妄以其問之不安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漢世以春秋決獄欲

名為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謂免止罪已見傳亦有名為弑

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官本距作罪且吾語

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陰賊者無鄰者

鄰厚者忠愛之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察外可以見內即微人可以知

春秋推見以至隱今案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說文愿謹也國

而不陰害也謂謹愿合而信之非纂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

能如是宣六年傳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趙盾曰天乎

士篇許悼公疾瘧飲藥而死太子止自責不當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

義之是許止之得赦亦以其誠義固不能離事是故訓其終始無

而立也○官本無下是字云他本下衍一是字

弑之志盧云訓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不遂去謂出亡

不遠挂猶牽累也荀子榮辱篇挂于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

嘗藥也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宋律有諸醫誤不如本方殺人杖六十

人杖六十方及封題錯誤經手醫人杖一百料理揀擇誤不精者杖六十又煎調御藥俟熟分爲二器其一器御醫先嘗次院判次近臣其一器進御皆緣春秋遺意○官本云君下他本有之字子不

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天啟本所

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後漢袁紹傳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

誅絕之刑若以眾不討賊爲賢則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

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盾罪止于不當藥

因止之自責而罪之復原其非故而赦之罪之猶有司之執法赦之猶朝廷之恩宥止可赦則盾亦非絕不可原後漢書霍諝傳諝

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問者

曰夫謂之弑而不誅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盧云蒙舊

改作眾皆非也此自卑小之稱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

傳何也曰○官本云他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

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有與又同大惡之誅盧云疑當作大惡之

誅誰知篡弑之當誅者春秋明正詞以垂王法故多不可見之文

後世刑書有律有例律以斷法例以準情律一定而例因時爲變

通經猶之律論猶之例也後漢張敏傳敏駁議云春秋之義子不

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可謂

觀其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傳此弑其君

其言歸何歸無惡于弑立也公子弃疾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

疾殺公子比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

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凌云稱公子是不誅之

文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天啟本重
弗作不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春秋責在而不
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責不在而
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
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此讀春秋要法程子云春秋是是非非
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孔廣森云人莫
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
人宋人書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徒義公子側之
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事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皆此例也
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見其罪此即前書楚人殺陳夏徵舒義故因
其所賢而加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春秋
所以表微而辨志有流俗之所原而大惡存亦有迹勢之所闕而
天良在故罪趙盾非逢丑父原楚子反使近於惡者有所惕而不

敢援寬比以自遁近于善者有所勸不致動富論以懈于
擴充凡以借鑒來者使之反道而得是非之正非刻論既往以爲
快也故達思者乃可以知春秋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
此○盧云大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僖元年傳天下諸侯有相
公恥之何注故爲之諱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又見
僖二年注錢大昕云公羊傳春秋責賢者備以其爲賢者故責之
責之雖備而不害其賢自在所以爲忠厚也管仲器小不害其爲
武要君不害其爲知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不害其爲廉宰我
冉有論語屢責之不害其爲十哲聖人議論之公而度量之大如
此王者知此道則可無乏才之歎儒者知此道則必無門戶之爭
矣憤案說春秋者必知此而義乃備否則責人無已賢者愈
無立足之地而不賢者轉得自放於議論之外且得援賢者以自
解人心曰肆而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
而已斗筭又見實性篇中材以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襄十三年
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詞也此亦薄責之意昭十六年何注以
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顧以無知薄責之孔廣森云許世

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與案賢者
可以理論而下愚不足齒數罪顯易聽鉄鎖治之非筆削所能懲
其恕也乃其所以為嚴也傳所謂不疾乃疾之意也是故傳曰輕
春秋之義責下輕而責上重責小人恕而責君子愈嚴

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天啟本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

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前篇云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即

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

之恬安也不備猶不戒重累責之猶言重責之累亦重也賈子言

春秋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韓退之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

其人身周子云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於後責之者

所以救世耳矯正也漢書公孫田王等傳贊中山劉子推言王道

矯當世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春秋志存撥亂然

反諸正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俟其亂而治之當

苦不及故常矯而直之好利則譏觀魚尊禮則錄伯姬同斯義也

後漢朱祐等傳論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注引孟子曰矯

枉者過其正今孟子無此語蓋在七篇外董語所本漢書外戚傳

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王莽傳太后下詔曰矯枉者過其正而

朕不親帥將謂天下何鹽鐵論救匱篇撓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
並用此誼漢書諸侯王表序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
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注謂失中也與此語意稍別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一終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二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興學

竹林第三

篇名未詳司馬相如上林賦覽觀春秋之林文選注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似足

義備一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

也

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何注

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也案偏然反之用棠棣

詩義新論殊好篇然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用詩語亦同

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

精華篇春秋無達詞從變從義而一以奉天達亦通也論春秋者泥詞以求而

比多有不可貫者故一以義爲主下文云詞不能及專在於指今大抵春秋先義法後比例以義法生比例非緣比例求義法也

春秋繁露義證

卷二

一

事者義之本也
進夷狄而

爲君子以其合於禮義耳鍾離雞父之會不與吳爲禮至伯莒黃池之會則爵而不殊亦其例也此聖人之大天地之至仁也韓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程子亦云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道卽夷之是故衛而戎焉邲年邾婁牟葛璠針鄭闕二犇晉輶三而狄焉卽內而我魯亦以城邾婁葭而狄焉犖六以此見中國夷狄之判聖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然春秋於中國大夷小夷各有名倫不相假借抑又謹於華夷之防董子兩明其義宋胡安國諸人以爲春秋專重攘夷固因時之論得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其一端耳

宣十二年傳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

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弗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官本云如他本作而盧云如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以救民爲輕是以賤之而古通用

事見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

克春秋之敬

敬賢重民春秋之大義也說苑君道篇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

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能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詞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荀子大略篇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白虎通四王者卽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隱二年注凡
書兵者正不

兵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

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

盧云考春秋所書戰伐之事不皆以後者爲主

不知董子何以云然輿案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以衛主齊文十二年秦伐晉而書晉人秦人戰於河曲

卷二



以晉主秦並其例矣莊二十八年傳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何注伐人者爲客長言之伐者爲主短言之僖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於鹹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然則惡之則使後者居先與之則使先者居先春秋之例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莊二十九年董蓋申傳義年新延廐傳新延廐者何修舊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也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舊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莊二十八年冬築微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猶云爲害何如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俞云其所好者設五字衍與案設而勿用句謂兵刑之屬上或有脫字耳公孫宏傳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鹽鐵論世務篇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語意正同所好與所惡對文俞說非○官本云好他本作惡詩云弛

弛天啟本作矢案毛詩作矢傳云夕弛也古今文字異義同禮孔子閒居亦作弛鄭注弛施也

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

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天厨本旁注云斷斷可作斷斷興案史記魯周公世

斷如也索隱斷音銀斷爭貌又作斷斷如尙書讀
文十二年傳何注亦云斷斷專一貌此當以作斷

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

子待之以偏戰注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
累之義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
恥伐喪

年城虎牢傳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伐喪也
紀侯大去其國傳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

何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

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無麥苗見莊七年漢食貨志仲舒說上曰

卷一

卷一

三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
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
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

久春秋二百四十二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莊九年

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是以異

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

為不可○凌云王本脫戰字則無麥苗亦不可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

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凌云王本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

效其然也○盧云效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

哉○說善疑故春秋之於偏戰也○天啟本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

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治末是以春秋先京師
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案春秋緣魯言王義故本書言魯說
苑言京師其於明

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

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胥

也此其為近正奈何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

義○戰不義而復義義之中有不義○仍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

孟子之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思者思聖人未言之旨要以

孔子之所云以思無益者太史公云好學深○詩云棠棣之華偏其

思心知其意孰復於心矣猶不輕著於言也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以棠

道章為一漢晉人說皆如此何晏云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詩言權

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新論明權篇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

權之為稱譬猶權衡也衡者測邪正之形權者揆輕重之勢古之

權者審其輕重必當乎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與適

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有善若棠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後漢周章傳論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常者也晉書王祥疾篤著遺令訓子孫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用漢儒義欲子孫思其遺訓以適於道也唐陸贄始疑之其替換李楚琳狀有云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宋朱子因分爲二章語錄云唐棣之下初不與上面說權處合緣漢儒上文爲一章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也道所以錯了案程子云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卻用漢儒說蓋反經以適道有善爲旨公羊家本不輕言後漢傳論以權爲反常於義未全漸失春秋意矣棠棣論語作唐朱子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云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唐棣常棣兩物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宋祁筆記云詩有棠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又多誤以棠棣爲唐棣案此作棠當是今文異字

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也旨有出於詞之外者要一準乎王義聖道之歸孟子讀詩以意逆志亦此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莊云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

之極觀其辭必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至聖之法而已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無或執一詞以爲見聖無或放一詞而不至於聖難推見至隱懷之爲難違之斯已難得其起問又得其應惑也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詞其起而人達其問有如此也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能應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以求所應問而得之矣

司馬子反爲其君使

○盧凌本並不提行今

廢君命與敵情以己

從其所請與宋平

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外平不書此何

國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曰嘻甚矣德雖然華元曰吾聞之也子而食之析骸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德雖然華元曰吾聞之也見人之厄則矜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子不勝將去而歸耳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

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
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
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
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本書必仁且智篇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
者自然而美推吾民之愛以及其鄰故曰遠之而大無所於為而
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仁生於木故惻隱出於自然也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
閒不暇計其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
夫襄十三年傳卿則其稱人何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
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子反不復其君而與敵情
敵平無異○官本湟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諸侯刺之為其尊君尊
云他本無政字

也襄十六年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天也何言乎
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贊
施然○官本云平在大夫亦尊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聞也開隙
他本無信字孟子連得閒矣之閒信在大夫與平在大夫一刺一大其旨不同
是文有閒隙而疑從此出矣與下此所惑也語意一例○天啟本
閒作問盧云閒即上文無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盧云大
計其閒之閒作問者非有惡君名美疑當作惡臣擅君名美案官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
本擅作君云他本作擅凌本同今從盧校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
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
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
是坊記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
是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
是惟良顯哉案本書與坊記引同當是今文尚書說此為為人臣
者言之故曰人臣之法偽書以為成王語則不倫矣先儒所以有
成王失言之疑也觀鄭注坊記云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據
此則董以良大夫說良顯與鄭不同穀梁文六年傳士造辟而言

詭詞而出亦用書義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

國之難爲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

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有變科有常科各因

時地而用之不可以常而概變亦不可驚變而忽常是故共學適

道可以語常矣立則可以語變矣權又變之精焉者也春秋言此

則愈慎矣○官本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雷同鄭

云止他本作正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後漢

陳元傳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素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

固其宜也與此雷同同意同○官本云義他本作意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意也荀子

篇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注一曲一端之曲說又云曲

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淮南子察一曲者不可與

言化○獨天啟本作術旁注或作獨凌本作術引原注術疑作獨

俞云術當讀爲通爾雅釋詁釋文引孫炎云通古術字述與術通

述通同字則術通亦同字矣匡謬正俗引逸禮記知天文者冠鵠

鵠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以

顏說推之術通作鵠則亦通作通矣爾雅訓通爲自通修之義卽

自修之義正與上文雷同之義相對成文詩文王篇聿修厥德疑

三家詩有作通修而訓爲自者董此言本詩文耳夫曰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

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驚者初動之情也

不踰矩隨處合夫天理自聖人以下不能無所怙亡觸物初動之

時見天理焉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冬至一陽初動時也

孟子之所謂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心生亦其初動時也卽其

有失猶當取其一美嫂溺援之以手取其仁不責其禮亦若是矣

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此之謂也此與度制篇引此詩義異左

取節焉可也列女傳賢明篇引詩云與人同塞苦雖有小過猶與

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去舊乎潛夫論榮篇詩云采芣采芣

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尙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

鄭注坊記云言人之交當如采芣采芣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

於一人並與此文義同鄭亦用今文說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

之至於此也鹽鐵論世務篇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

之與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名釋

庶猶撫也撫合之意子反但違常禮耳有仁有質雖不成今使人

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仁者禮之本猶元方救其質奚恤其文穀

傳元年傳注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論語集解引孔曰當行仁

救赴急之意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急後漢書王望傳望行部軍以便宜出所在布粟振飢民鍾離意

之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春秋之辭有所謂

賤者有賤乎賤者哀四年傳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案夫有賤

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言有尤賤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

見人相食驚人相爨說文爨齊謂之炊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

貴於讓者也仁貴於讓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

義幾可諭矣春秋貴仁雖在失禮猶嘉與之所以所以勸仁非獎變也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

不察也春秋記天下得失而已而其所以然之故甚微不能累累

而著傳猶說也陸農師答崔子方書云夫經一而足春秋之傳不

係舊史存否何如若聖人作經又待魯史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

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

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

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

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耳陳澧

云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

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變而遠溯其原則繁露已有

聘慢其使者晉魯衛曹四國大困之於鞏自是頃公恐懼卒修其

身國家安甯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

說已不可通況後儒乎諫讀案陳以傳為三傳之傳蓋沿陸說

春秋左傳句解卷二

而誤董傳公羊安得云不用傳乎且本篇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

語意正在因事而察其所以然之故也見而況微眇者乎春秋故案春秋而適往事

尚書大傳注適得也禍適釋文引韓詩云適數窮其端而視其故故疑作效窮其端之

也適往事猶言數往事起又云此其效也正承此為言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

也春秋非一世之書也所以絕亂萌於未然示變事之所起使人

指仁義法云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

時二端篇云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為大也微之將

為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此皆春秋之志也夫患至而防

常苦不及當其微眇又復難察大易憂盛而春秋戒有喜君子可

知所從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桓公以後篡弒相尋霸業替

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桓公以後篡弒相尋霸業替

耳○凌本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

主作王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於清丘斷道盧云宣十

衛會於清丘十七年公會晉衛曹邾婁於斷春往伐魯入其北郊

道齊皆不與舊本從字上無不字誤脫耳顧返伐衛敗之新築○天啟本

並成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眾外得黨與曹衛

句四國相輔大困之鞏成二年傳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

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返跛者使眇者返眇者二大夫出

相與踣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

夫歸相與率獲齊頃公斯逢丑父也成二年傳逢丑父頃公之車右

師為鞏之戰獲齊頃公斯逢丑父也成二年傳逢丑父頃公之車右

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返卻克曰欺三軍者

其法奈何曰斯於是斯逢丑父○凌云逢從逢不從逢逢皮江切

見廣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本猶其端乃從

韻攝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

春秋左傳句解卷二

患也

志得氣盈心無敵國遂以取患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亡○官本云得他本作其

故曰得志有喜不

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後

○天啟本無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

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

成八年傳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外敬諸侯從會與盟盧云成

蟲牢七年盟馬陵九年盟蒲齊侯皆與

卒終其身國家安甯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

起於喜也

隱四年公及宋公遇於清何注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蓋福有本而禍有原省之當於其始說苑敬慎篇夫

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眾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於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鞏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殺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

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說叢篇云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又向與子取書云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窺蹇敗之容故被牽之禍道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案劉向始治公羊後治穀梁故○往多公羊說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邪因春秋行事以徹切人主故曰經世之書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謂知懼丑父欺晉祭仲許宋

俱枉正以存其君

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祭仲者何鄭相也

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途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死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漢書鄒陽傳

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案突固暫立忽復歸鄭其後雖終被弑傳其君盧云許宋疑當作詐宋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自辱而已故曰難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丑父見非不官本云所他本作難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著經傳此亦古今學者之疑問所謂操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理能於相似者而求其不同則析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歸於鄭是避兄弟也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凌云簡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畧也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見於傳者假祭仲見

例而已然且申之曰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則於死亡之外固不許行權矣又云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援手爲權而其所以存君者臣則伊尹女則許穆夫人韓詩皆從其志而辨之若夫虞舜放象周公踐阼斯則人並聖哲事關宗社心無所利勢有所窮卒底奠安醇然見義非夫凡庶之所能擬也墨子大取篇云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亦以關於死亡爲說至董子說權義尤深丑父之於齊頃公生君以自殺存君以自亡宜若可許爲權義矣而猶以邪道責之其不輕言權如此鹽鐵論論儒篇御史云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疆國利民鄒子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管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經經然守一義管仲自貶損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子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其說權義漸失本旨惟何休以紀季存姑姊妹爲知權權注較得傳意後漢馮衍說廉丹云衍聞順而或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衍以丑父與祭仲並論亦乖董意後來藉口行權者抑又絕於此義矣賈逵抑公羊而伸左氏乃云如

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則未知公羊固不輕言權者程子說春秋云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又云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與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隱爲桓立將讓而桓弑之亦是避兄董合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弟而見殺故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以邪與權並舉不與祭仲同稱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盧云齊頃公三字疑行本或作齊景公更訛大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眾人疑焉疑身貴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以身較君則君重以君較國聖人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襄六年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推本乎天其言粹然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

○官本云人以至尊爲不可以加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隱六年鄭他本作天人來輸平何注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天啟本加作生凌本同以至辱爲亦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天啟本無已反國復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莊六年衛侯朔入於衛僖二十八年三十一衛侯鄭歸於衛哀八年歸邾婁子益於邾婁並以失國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書名是其例也○官本云他本無復字於義也非君定矣虜則弗成爲君凌云國策注恩溷同濁貌玉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非君則丑父之死非死君也故曰何權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凌本作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言丑父如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失禮又無恥故曰重○請

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廉潔也韓非子解老篇所

謂能廉者必生死之命輕恬資財也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

榮正是之謂也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云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

次之注引尸子云眾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

中義陷其君於不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

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對冊云臣謹案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白孔六帖一

孔引俞文俊書云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

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引胡氏云春秋立文兼述作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

正次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程子云書

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

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朱子答張南軒

書云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

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

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義亦在其中與案置春於王上亦春秋

以天屈君之旨程子以加春於王寓行夏時之志非春秋意朱子

蓋偶沿程說而未改者互見三代改制編○

盧云非曰原注猶言豈非與案非或亦之誤

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是非羞

由天施故曰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聽猶治

性有善端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聽猶治

八年傳其言昇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成十六年傳此聽失之大者

也昭十九年傳是君子之聽止也注聽治止罪周禮小宰以聽官

府之六計鄭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

注聽平治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

○盧云有廉恥三字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獲為虜也曾

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見曾子制

言編如作

若謂如頃公者也

此編剖析義理極精公羊假祭仲以言權董子復假丑父以明中權之難丑父世之所賢事又

難於祭仲不許以權則其他之託言行權者可知其比矣傳以於是斷逢丑父終則其不與丑父可知何注申之云丑父死君不賢其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正用董義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

成三年鄭伐許何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

數侵伐諸侯自此之後中國會盟無已

曰衛侯遫卒鄭師侵之是

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

已與於是伐許是叛盟

也

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義故大惡

之

以上釋成三年鄭伐許文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

不子

又有同法辭其罪何是未踰年君即稱伯也與案何注云未踰

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案禮既葬稱子踰年稱爵今變稱伯是法辭也故問其罪通典引五經異

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

踰年不出境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

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是也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

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諡於王事不得申其私

恩鄭伯伐許是也又通典引鄭駁異義云昔武王卒父業已除喪

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

武王義反矣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

仍用公羊說宣元年傳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君使之非

在事也臣行年傳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君使之非

使得終其孝道遂其大禮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

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大禮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

親之喪乎後漢書陳忠疏云昔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

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

赴公難退而致仕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

不得終竟子道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鄭注論語

者亦上之恥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說命文作梁闇魯世家作亮闇論語子

張論衡儒傳增後漢魯恭傳作諒陰漢書五行志作涼陰文九年何

春秋繁露義登卷二

注作涼闇古文尙書作亮陰並同音字禮喪服四制白虎通漢書王吉傳後漢濟北惠王傳景君碑鄭詩譜文選西征賦並與此同白虎通爵篇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用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也案晉杜預議禮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義也與董義違云詩當作書今從盧本同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俞云施失連文施讀爲弛禮樂記釋文弛廢也施失猶言廢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鄭伯有不子之心故如其意以辱之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改行以蓋前愆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非謂其不合於道者也今又重之無故居

喪以伐人天啟本之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畢怒而憎之率而俱至盧云本或作卒而俱至者誤與案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謂背楚盧云蟲牢之盟在成五年三傳並作蟲牢舊本作蠱牢者誤六年秋楚子嬰齊率師伐鄭冬晉欒書率師侵鄭是俠擊也俠與夾同官本云鄭罷疲危亡終身愁辜盧云辜當讀爲苦吾本其端本猶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官本云他本無既字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猶無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未年以稱子爲合義死不得書葬見其窮也卒在成六年孔廣森云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二

日鄭伐許與吳伐邾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與戎則正言
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
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論而蔡
之辭也○盧云窮本亦作罪與案天啟本作不見其罪也官本云
他本衍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論語集解引孔云放依也○
一不字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官本云他本行作得盧云放
甫往與事不審時其何如此爾盧云句疑有訛與案何疑禍
反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三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興學

玉英第四

凌云尸子龍淵生玉英尚書帝命驗有
人雄起戴玉英鄭注玉英寶物之名

謂一元者大始也

謂一年爲元鄭注玉英寶物之名

一年又云文王一年質虞芮意周初尙參錯用之聖人沿殷法取
元遂爲定稱爾雅元始也文選東都賦注引元命包元年者何元
宜爲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通典五十五引晉徐禪議曰事
莫大於正位禮莫重於改元春秋於魯明之何也案春秋正義云諸侯
重焉或疑王者改元而春秋於魯明之何也案春秋正義云諸侯
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年簡之元年是諸
侯皆改元非獨魯也鄭樵陳傳良以爲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至平
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者非也封建肇自黃帝諸侯世守其國有
出于三代前者與奉其正朔以修朝聘其卽位固各自紀
元矣諺謂黃故春秋假魯以明元義王應麟云舜典紀元日商訓

稱元祀春秋書元年人君之元即乾坤之元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眾非元后何戴后體元則仁覆天下也即位之一元必稱元年累數雖久而不易戰國而下此義不明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始變謂一爲元之制漢文十有六年惑方士說改後元年景帝因之壬辰改中元戊戌改後元猶未以號紀年也武帝則因事建號歷代襲沿春秋之義不明久矣王莽知元年志者盧云錢疑志字衍與案志字當有猶言大人之所重

小人之所輕

大人承其志小人則順其時而

是故治國之端在正

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

得天啟本注云一

冒非子路之所能見

是故云云與上下文不類疑是深察名號篇文錯簡在此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

能遂其功

欲成其終不要其本則無功聖人奉天以治人公羊疏云元年春者天之本即位者人之本。凌云原注終一

故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

隱元年注

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疏引宋氏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窺之不見聽之不聞三統麻元者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易緯太初爲氣之始春秋緯太一含元布精乃生陰陽劉敞春秋權衡云元年者人君也非太極也以一爲元氣何當於義其過在必欲成五始之說而不究元年之本情也案劉糾何氏其實何本於董義當有所受之但董不言元氣何足成之耳至說春秋一元之旨自以對策數語爲至純全此則推元義言之隨天終始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之始爲語又見符瑞篇故元者爲棟周易述引亦作死注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故元者爲萬物之本呂覽有始篇引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紀文選遊天台山賦注云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也案元猶莊子之所謂氣母乾鑿度之所謂氣始說文无而下云奇字无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俞云乃在乎三字衍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必在天地天地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聖人之言未有言及

天地之前者與案何注言天地之始即本此文三字非衍所謂以
元統天也宋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亦本于此易太極生兩儀聖
人之道運本於元以統天地為萬物根人之性命由天道變化而
來其神氣則根極於元溯厥胚胎固在天地先矣說文列元字于
天字前亦即斯旨鶚冠子有一而有氣宋佃注云一者元氣之始
由是言之人本于天本于元元生于一是故數始于一萬物之
本也。官本云他本無前字上乎字王本作之下在字故**人雖生**
作存盧云舊作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前今從趙校改

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
言先
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天固勿違於元聖人亦不
能違天故云不共違其所為元者人與天所同本也 **故春正月**
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大司徒疏詩文王疏
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
乃正言正月故也程子云秦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
建故只言一月然則王者于年 **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
地之元聖人繼天而成治亦人之元耳何為言乃天地之元與下
二語並作反詰辭。俞云聚珍本作乃云他本作及當從

之與案作 **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盧云惡 **大其貫承意之**
乃不誤 **天地之元**又烏從施於人蓋惟王者與天合德斯有承意之
理矣 **天地之元**又烏從施於人蓋惟王者與天合德斯有承意之
受命必謹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正用此義大
其貫三字疑有誤。自惟聖人至此重政篇文錢云惟聖人能屬
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恰與小人之所輕文勢相接疑錯
簡在彼當歸此篇今從之仍提行示別于彼篇兩存其文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
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隱元年注即位者
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
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
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
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
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
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
察也。盧云隱元年傳何注以元之深作以元之氣疏中引公羊
說作深字今故仍之舊本位字上脫即字又脫以諸侯之即位正

境內之治十一字則下文五者少其一矣今據何注訂補五者俱與案數語亦見元命苞玉海十三引何注亦作以元之氣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也對冊云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王褒傳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己案五始元年一春二王三正月四公即位五○是故春秋之道至此二端篇文錢云移在此處恰與下文相承接此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義即公羊家所謂五始也今從之仍提行示別于彼篇兩存其文

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

隱三年葬宋宣公傳當時

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爾蓋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

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盧云不受二字他本多重雖然苟

能行善得眾春秋弗危衛侯晉以立書葬是也

隱四年衛人立晉

宜立也其稱人者眾立之之辭也桓十二年卒

俱不宜立而宋繆

受之先君而危

下有公字

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眾

心之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為君者而

立罪亦重矣

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其言人何篡也

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白

覆蓋知不背要盟以白湔浣也

凌云莊十三年傳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一切經音義湔浣也洗濯

也。官本敬作故云故遂為賢君而霸諸侯淮南記論訓周公也他本作敬案兩作並通遂為賢君而霸諸侯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為賢說苑尊賢篇桓公於是周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脇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官本云他本脫為字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

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魯桓亦以篡立終見殺於齊齊

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猶云推廣言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

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易小畜初九文繫詞无咎

者善補過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人君反道

功効易著利澤亦遠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禮記鄭注輶輕也言德之輕如毛耳潛夫論積微篇德輶

荀子疆國篇引別一義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隱五年傳百金之魚公張之何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

罔罟障谷之屬又云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若使以遠觀為譏也五行志載董推隱五年秋螟云時公觀

漁于棠貪利之應也漁當從本書作魚白虎通凡人之性莫不善

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

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說苑貴德篇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

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多荀子大略篇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案

漢世上下侈言利賈誼陳疏已言其弊至武帝而誅求益甚董子欲為人君塞言利之源以化其下故特假春秋以著戒史記孟荀

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源也故

弊何以異哉○官本云愧之下以字他本作利之夫處位動風化者

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贊位上疑脫一字太史公平準書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

質一文始終之變也史公諱求利之名歸之時變蓋定哀微詞之意

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求金在隱三年今非直

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言利猶惡況曰求使人猶惡況自求

衍一非字凌云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莊

非字不當衍

春和集卷之三
十三年傳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
納幣同義墨子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社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
屬而觀也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說苑貴德篇周天子
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
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諸侯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
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賞利而
身自漁濟上而行入僧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
義而縱於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桓十五年何注王者千里畿
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
率先天下不當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官本云他本
諱誤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
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
道雖緣性出實由後起禮喪服四制云有恩有理是故昏禮不稱
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理節經也權制則變也是故昏禮不稱
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

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
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案禮祭統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
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是稱主人之例也晉禮志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王彪之定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
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
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父兄之尊而稱臣下
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父兄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
禮近求史籍無王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王彪之所定
用變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
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二十三年經書天王居於狄泉傳此未三年
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
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案
康王以子繼父非有故而稱王是與董異說者因以願命爲史臣
之詞○盧云舊本作有物故稱王字衍孫詒讓云物字不當刪毛詩
烝民傳云物事也物故猶言事故與史記漢書以死亡爲物故者
不同韓非子難三篇云智不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
足以徧知物故盧校失之
婦奔喪父母變禮也
盧云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又三十
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

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奔喪得禮故致與案莊二年夫人姜氏會
齊侯于郛何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
乃致奔喪致是也莊二十七年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
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疏云大故者奔喪之謂曰
虎通喪服篇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禮雜記曰
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案許穆夫人
歸唁衛侯見尤百爾亦以非奔喪父母不合經禮故載馳之詠宛
轉自明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
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可
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
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
慮中聖權如之何亦以經變為言戰國策趙太后于其女燕后飲
食祝曰必勿使反蓋亦用不出境之禮逆婦求婦穀梁以為非正
此公羊一家說詩泉亦箋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大夫甯
可出境此古文說又以歸甯為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
可與適權矣後制禮之權與行事之權互相表裏行事之權以先枉
迷於所往矣然審禮易而處事難故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
適權者必先究禮○天啟本矣作也

四者俱為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

昏禮一稱王二娶婦三奔喪四或達

或不達謂義有見經

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

理百物者遂人道之極以達於萬物辨品類者人辨其品物區其
類正名之義也別嫌微者美惡貴賤有時不相假借修本末者由
本逮末皆循其自然之理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
也○官本云理他本作禮

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

星隕在莊七年雨螽在文三年何注

不言如雨言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醇與案星降
於天不可言雨星雨亦降於天者嫌使同也螽本發於地不嫌同
狀螽死墜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

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

辨男女亦所以別嫌微

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以文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是下當有以字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

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於贏何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

春秋左傳卷之三
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
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案公羊不明桓無
王之義何注本董義穀梁則以元年有王為謹始二年有王為
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為正終生之卒據此知二傳義蓋同其
志欲立故書即位桓元年公即位傳繼弒君不言書即位者言其
弒君兄也以尊則君以親則兄身曾事之臣子無異故曰君兄宋
君則兄之可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此義亦與是故隱不言立
也未達斯旨不言王者以言其背天子穀梁同是故隱不言立
不言立謂不書即位隱元年傳不言即位成公意也○立天啟本
作正凌本同並通隱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
有其正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見讓與篡之迹凡傳言
此義桓元年注桓殺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從賢之志以
直而不顯諱而不盈○天啟本從上有皆字凌本同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
致其意也何注鄭伯欲與中國意
未達而見殺故養遂而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
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

善也不可不兩省也春秋明善惡之書或從春秋之志以明之或
罪趙盾春秋之志也鄭伯忍於殺弟則直書克段季友不忍誅兄
則一書公子牙卒再書公子慶父如齊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
則為之諱殺喜時不欲負芻有篡名則為之言復歸此
從其人之志也參而伍之以求春秋之義思過半矣
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事在
年傳見隱四年○官本云他本脫宋督二字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
鉤之故難知也眇微也讀春秋者即事以求旨取其及於經以通
事而斷以臆也泥類以鉤之而聖法有精細自可得其委曲亦非離
楚丘而不書齊桓封衛之功以爲嫌於作福欲俾後之君子觀於
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存即此旨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
而聘乎齊見成按經無有豈不微哉經有不見有詭不書其往而
有避也而與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盧云
有避也以同

本倒錢据 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以辱客尋隙故○官不書大典改

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

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

高猶美也荀子禮論高者美之隆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

宋督以存善志隱三年傳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俞爲之諱句避其後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今衍此六字則文義不屬矣下文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疑不居正之謂也六字當在彼下王道篇春秋嘉義氣焉故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

皆見之復正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義善疑作善善春秋有詞移有事移與夷之弑移之宋督以善宣公以鄆入齊移之紀季以賢紀侯移其事也邲之戰楚變而稱子

里克殺奚齊變而稱君之子移其詞也移其若直書其篡則宣繆

詞者即主文推之移其事者非口說難明矣

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善之謂春秋見褒○直天啟本注云一作止難者曰爲賢者

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

於善而已不合王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

不棄亦不載此謂爲宣繆諱不載於傳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

也志於仁但無惡而已非即仁也此當是齊論語說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盧云此節以器從名地從主人發端疑與下事不相比屬或有脫簡未可知也

不然將毋謂君之立與不宜立者君以爲後臣下孰敢不奉以爲君此即從名從主人之比乎與案推文義似是以制起權桓二年

傳器從名注云從其所爲之地名之地從主人注云從後所屬主

人此引之以言物有從主從客之不同不執於一是即權之端也權合於宜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權者事之發而夫權雖反經亦

必在可以然之域在可以然之域即爲合道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

爲也傳云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此復推勘其義公子目夷是也僖二十一年傳楚人執宋公以伐宋宋公

謂公子曰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曰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曰夷復曰國為君守之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案目夷為桓公後妻見桓公欲立為太子目夷逃之衛襄公從之襄公庶兄春秋重適故下云不宜立而立此間似有脫文曰夷是在可以然之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者此句或當在無以異也下

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目夷以救宋君衛晉之立以得眾心餘祭夷昧之立至於鄆取乎莒以

之為同居曰曰莒人滅鄆如晉傳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何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注時莒女嫁為鄆後夫人夫

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

外孫又六年經注云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乎莒非兵滅世本鄆姒姓子爵夏太康封其子曲烈於鄆襄六年莒滅之鄆太子巫仕魯去邑為魯氏盧云同居宜當作國君俞云同居疑是司君司君者嗣君也尚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司作嗣是古通用與案俞說是嗣字古省作司晉姜鼎銘云晉姜曰余惟司鄭先姑君晉邦呂大臨考古錄王休嘯堂集皆釋司為嗣○天啟本以之作之以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申雖死亡弗為之義國雖滅亡不可亂其族類○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雖權譎歸之取其不失大經耳論語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故春秋之道博無觀其餘矣與此文義同或謂諸下衍侯字亦通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春秋義雖詳博要不外於正經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趙注博廣詳悉也廣學

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能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案一者約之至也。反一約反。

公子曰夷復其君終不與國復謂答復祭仲已與後改之桓

年傳十一晉荀息死而不聽僖十年傳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

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德衛曼姑拒而弗內哀三年傳曼姑

不失其言矣。○天啟本聽作德衛曼姑拒而弗內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崩賸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崩賸而立輒崩賸為無道靈公逐崩賸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曰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

與之亦重宗廟宗廟重則君為輕此論驥孟野舐舐不尊猛春改立君以釋鄭成皆師目夷故智後此則宋之高宗明之景泰律以春秋之義蓋皆在可以然之域然而處此位者當側席思艱竭

誠復辟斯可以適權矣問者曰至辱加於大位已反國者春秋勿君齊頃公所以見貶也宋襄復位未得為正則目夷勿與是而終與之非矣曰貶齊頃者為人君言之賢目夷者為守國言之各明一義非相妨也蔡仲與突同為重宗廟者亦以宋有亡鄭之力若朱勝非處苗劉之變則雖正色捐軀未為病國不當以蔡仲廢置君為詞宜胡安國駁論之也而遂以咎公羊則過矣文天祥言社稷為重君為輕立君以存社稷存一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正合春秋義

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帝之命耳難者曰公子曰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盧云本或為下有之字

案官本有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官本云他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拒父故疑非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如衛人立晉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書多子書以所不書知所

也則書之例

春秋集解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書以所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君之立不宜
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之中無空文

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

立輒靈公立所
下疑脫以字

難紀季曰○天啟本不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

疑作專地下文云今紀季受命平君而經書專承此言之桓九年

傳諸侯不得專地語亦見王道篇通典一夫春秋又曰公子無去

國之義襄二十九年傳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注禮公

本作又曰君子不避外難莊二十七年傳君子紀季犯此三者何

以為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難乎

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盧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

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

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

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而不當書者皆隱其所

大不可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

可去可省而後書者常人所不忍常不可也辭若故詭晉文得志之實

以代諱避致王也

云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史記孔子世家踐土詭莒子號謂之

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詭莒子號謂之

人避隱公也

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行而公反隨

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

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

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

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

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年師

及齊師圍成降於齊師傳成者何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
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
其委曲而後得之入則二字疑誤春秋詭辭門弟子當有口說傳授秦漢之於春秋若今日之於明季年代未遠源流相接說之者尙可由詭辭得其委曲然亦不必其密合而無失也故程子云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若乃即空文以造詭辭則所謂解經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鄭若專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者矣
詞無善一名而文見賢一疑作之專詞是無善之名此皆詭辭不然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書紀季而不名是文見賢
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
春秋責賢者備有時原賢者亦微一皆有義可尋高宣繆猶之善魯隱以其讓也賢紀侯猶之非逢丑父以其冒大恥同而一存國一辱君也合而偶之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比而求之聖心見矣
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事由紀侯使之賢紀季即故告羅所以貴紀侯下也字疑衍
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羅于齊

傳告羅者何請羅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羅譏也

以鄙人於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與紀季所以詭之

不同其實一也告羅之辱由於自取入齊之事出於勢窮一難者譏一賢故曰所以詭之不同爲尊者諱一也

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盧云盡當作辭與案此謂紀侯如早知不足存紀當不踐君位

國滅君死之正也見襄六年傳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

不加而志距之不加猶云不敵距拒同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

死也官本云他本汝以鄙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

歲時有所依歸此稱紀侯辭較傳引魯子語詳蓋得之師說知傳義兼傳事矣說苑諸書所紀春秋事亦有出三傳

外者足證師說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齊襄復九世之仇是紀侯之距所以衛其

九世之主天啟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

○官本云他故謂之大去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大去者何滅本無之字故謂之大去也孰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仇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案傳以爲賢齊襄董以為賢紀侯此補正傳文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處齊襄與內為仇讐傳節取復讐義耳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宗廟為仁死國為義所謂前枉後義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因倫之貴賤而名之因物之大小而要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盧云小夷言伐如狄伐邢伐鄭之類是也大夷言戰如戰泓戰柏莒之類中國言獲

如戰於韓獲晉侯之類僖二十八有年晉侯執曹伯執衛侯蓋伯討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又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同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子嫌於相臣之辭也說文中國也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子嫌於相臣之辭也屈服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漢朱博傳春秋之卑臨尊與案春秋之治始於義而終於仁義以等差為亟故言外則小夷大夷不同辭言內則京師諸夏不同辭仁以覆育為量故小國之君可以錄詳遠夷之君可以內而不外

大雩者何旱祭也見桓五年傳案古者孟夏之雩為常雩遇旱而禱則為大雩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玉海云禮儀志注大水鳴鼓而攻社莊二十五年秋社于門周禮大祝掌六祈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通典四一日攻凌云說苑攻作劫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陰莊五年傳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字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陰之道也何注求責求也故知大水鳴鼓

是怒之也俞云怒當作攻上下文皆云攻不云怒曰大旱者陽滅

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天啟本厭雖大甚同大泰拜

請之而已敢有加也白虎通災變篇曰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

道也周禮女巫疏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

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桓五年何注君親之南郊以六

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

與讒夫昌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漢含孳

雩祭禱辭曰萬國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

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皇朝通典乾隆二十四年舉大

雩之禮御製祝文云上天仁愛生物為心下民有罪定宥林

百辟卿士供職惟欽此罪不在官不在民實臣罪日深然上天豈

以臣一身之故而令萬民受災害之侵嗚呼其惠雨乎謹以臣身

代民請命昭昭在上言敢虛妄正合古者拜請之義○盧云舊本

作無敢有加也劉昭注續漢志及文獻通考引此大水者陰滅陽

皆無無字今從之與案御覽五百二十五有無字大水者陰滅陽

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董子推春秋災異凡大水皆以為陰盛之

應後漢五行志引董仲舒曰夫水者陰氣

盛也論衡明雩篇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

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

水鼓用牲於社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惟若

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惟若

孔子之徒仲舒曰食亦然大明禮太祝注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

尊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

祫明社是上公也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

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通典四十五杜佑云日蝕伐鼓于社責

陰助陽之義也夫陽為君陰為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弱臣強是

以伐鼓于社皆下犯上皆下疑以賤傷貴者○通典傷作凌官逆

云責上公耳皆下犯上皆下疑以賤傷貴者○通典傷作凌官逆

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也莊二十五年日有

傳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閭恐人犯之故營之何注朱絲

為社助陽抑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白虎通災變篇曰食必

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眾陰之主以朱絲營而劫之此

亦依劉昭注改正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
其難義之至也字舊本作爲字今
義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今以正陰陽之序則日食之麗於
天者亦攻而脅之故曰變天地之位也然日爲陽而攻其侵陽者
仍是尊天亦猶天王雖貴父母雖親而細其不是故脅嚴社而不
順父母不若於天者仍是尊親故曰義之至也
爲不敬靈莊二十五年何注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出天王而
不爲不尊上僖二十四年何注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
親雋不疑傳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絕母之屬
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念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不與念母也何注
之續莫大焉案禮內則云慈以旨甘孟子言孝子慈孫是子之於
親亦可稱慈也莊元年注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距蒯瞶不爲不順
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于卑上行于下正用董義
又定四年注論子胥復讐事云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
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得報讐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陰陽所爲
生故得絕不得殺說苑辨物篇夫水旱俱天地陰陽所爲也其大旱
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
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
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
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而子爲陰其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
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尊而陰卑而子爲陰其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
祭拜請而陰厭陽固陽尊而陰卑而子爲陰其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
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
難是亦此觀之春秋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
爲不尊上辭蒯瞶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
順鼓篇又云雨不霽祭女媧于禮何見伏義女媧俱聖者也舍祭
義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然則仲舒有旱祭
女媧之議而今未見○官本云他本無慈字矣字案天啟本有注
云矣一作乎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莊十九年傳又又曰出境有可以

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莊十九年傳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

在大夫也襄十九年晉士句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白虎通

意繫心也故但聞軍令不聞君命明進退在大夫也何注禮不從

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士句聞齊侯卒引師而去

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案何義亦本蕭望之傳諸又曰聞

喪徐行而不反也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何注聞喪者

追代之官本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

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

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審處亦精義之學是故施諸

則有仁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常義如易之不易無遂事者謂

平生安寧也○盧云說苑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

夫者謂將率用兵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將率用兵者重士

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

大夫是有不臣之義○官本云他本無救字又脫謂將二字徐行

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白虎通喪服篇大夫使受

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此之謂將得其私○將字疑誤知其指

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於鄆道生事○官本云他本從齊

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莊十九年何注先是鄆幽之會

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

事之晉○之往也○官本云他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

不得為政爾何注矯君命以聘政下移可知○盧云舊本多而救

二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漢書馮
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
得侯又云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終軍
傳徐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偃以
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顧之可也湯以致
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
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辭異俗分
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
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賦正二國廢國家不足巡封域之
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詞何也偃窮詘服罪案兩傳用春秋義
魏鄧艾及晉王濬上書自理竝引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
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苑奉使歸本於忠君說
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
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
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
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
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

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
義此之謂也

齊桓挾賢相之能賢相謂管仲○盧云挾本或作仗非仗乃杖之俗字官本作仗云他本作挾用大國

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

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莊九年齊桓立十三年盟柯十其後二

十年之間亦久矣尙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

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閔元年僖

僖二年城楚丘是救衛也貫澤之盟江人黃人皆至亦在二故曰

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管子形勢篇召遠者使

焉惟夜行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僖九年葵丘之會傳桓

者獨有也

振與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滅弦在僖五年

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因陳

人不欲其師反由己國故也○盧云不納本或作不離訛案官本

作離云他本作納原本及黃氏日鈔所引俱作離天啟本作納俞

家注離附也九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伐鄭在僖六年

已滿矣良語辭左昭十八年傳弗良及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

謂也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

孔子未嘗以王齊期管仲董義釋論語爲優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事之委曲未悉則志不可得

漢書薛宣傳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又志邪者不待成首

惡者罪特重此卽後世分首從之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

疾貪篇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周秦篇聞惡惡止其人

而己後漢梁商傳商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本直者其

論輕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

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是故逢丑父

當斬而轅濤塗不宜執丑父以賤道待其君而桓公師魯季子追

慶父盧云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公羊于公薨傳云緩追逸賊

案漢鄒陽傳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子不探其情

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鹽

鐵論周秦篇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

子隱未聞父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微駢駮子爲父隱父爲

相坐並用公羊義據下文或誅或不誅是董卽以追爲誅而吳

季子釋闔廬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闔廬曰先君之所以

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

春秋左傳句解卷三

三

九

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
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
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此四者罪同異
父子兄弟相殺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四者罪同異
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
獄可無審耶漢世多引春秋斷事亦以治獄于定國爲廷尉迎師
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
法生而廢格詛誹窮治之獄用矣似偏主於峻深者董素不滿平
津故此特加致審之詞漢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卷後
漢書應劭傳故膠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
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備
獄後後自生子議云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
上表云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
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
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
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
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

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
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
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御覽六百四十董
仲舒斷獄曰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卽以杖擊
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
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惕之心挾杖而救之非所以欲毆父也春秋
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
謂毆父不當坐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瞋尸亡
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卽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
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
言夫死無男有妻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
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衍之心非私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
皆無罪名不當坐又白孔六帖引決獄二事其一甲爲武庫卒盜
強弩絃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關入者髡重
武備責精兵也弩機郭絃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以上二論
皆或說此下仲舒所斷雖與弩異處盜之不得絃不可謂弩矢射不中
與無矢同不入與無簇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藏直百錢者當坐棄
市其一君獵得麋使大夫持以歸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
愠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曰大夫其仁乎遇麋以

仁況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傳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麝不卵大
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義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縱之可也治獄書
○凌云王本可無二字倒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

非也○盧云此句閭理迷眾與教相妨折獄是非關於政教政
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

重之也○獄與教相輔爲用教號崇禮而獄務容姦是相反矣管子
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

之所爲禁者難知君子以其易見也故尤重之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孝子心

故曰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見僖十年白虎

正秋之弑太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

秋無達辭○春秋即辭以見例無達辭猶云無達例也程子云春秋

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

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

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

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案程子說春

秋例與從變從義之旨合數語並相傳師說漢世著述有統稱所

聞者亦有舉先師名者如陸弘傳稱先師董仲舒潛夫論考績篇

○盧云占本亦作吉官本云占他本誤作言與案天啟本作言王

海四十引作古凌云詩汎麻樞作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

辭說苑奉使篇引傳曰作詩無達古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從變從義

通義困學紀聞引作易無達古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從變從義

而一以奉人○盧云疑當作奉天與案凌本無人字連下仁人爲一

竹林篇云上奉天施皆是蓋事若可貫以義其一其歸例所難拘以

變通其帶兩者兼從而一以奉天爲主春秋所以爲體道盡性之

書也胡安國云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

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于例中見法例外通類

者斯得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王道德通三篇云仁之美者

謂之仁人盧云本或作易操與案異操猶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

異科所謂無達辭也○天啟本無人字

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三君申生奚齊卓子申生雖未即位有為君之資故亦稱

君○凌本所本其所為為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

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官本正作位云位他本作正誤與案從

上文作若謂奚齊曰代春秋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必

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傳云其言弑其君之子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何注引先

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之號定而坐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

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疑衍

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文十四年齊公

子商人弑其君舍傳曰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故晉禍痛而齊禍

其君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

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天啟本不知來視諸往管子形勢篇疑今者察

萬事之生也異趣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道往者以

雄解難孔子作春秋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天不言而四

幾君子之前睹也然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時行聖人體

能文也讀春秋者窺其微以驗其著庶幾得彷彿耳故曰春秋重

贅○官本云他本弗能察寂若無○盧云寂本或作宋與寂能察

之無物不在司馬遷傳引董生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萬物

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妙以存其

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案

物猶事也下舉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

貫之則天下盡矣盧云空與孔同莊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

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

魯僖公以亂卽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秦漢時稱生

記李斯傳公子高上書云先帝無恙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

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漢傳喜傳何武等上言忠臣社稷之

十一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二十六年公

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國益衰危以無季子也

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

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由一人推之他國由他國推

之謂連貫故觀於春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

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

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

國家傾也秋官司烜疏引鄭釋鼎九四義云鼎三足是故任非其

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

切惛惛於前世之興亡也不敢斥言今世故引前事以儆惕之詩

論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

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

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

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

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見莊三十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

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見桓二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

不決不能任呂覽有始篇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主不肖世亂則

以知而不獲見任至於危亡之際小人乘機取利故魯莊以危宋

殤以弒

桓二年傳何注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

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鹽鐵論殊路篇文學曰宋

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

而國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尙將興鄰國豈直免弒

哉楚莊王篇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此吾所悃悃而悲者也尊苑

篇鄰國賀○盧云舊本作豈直弒哉誤此吾所悃悃而悲者也尊苑

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悖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

季友之賢見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內外無患行政二十

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

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

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

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

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

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

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

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

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

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
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譏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
季子乃將靖鄰
國而况自存乎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三

